



直菴集
八

行狀

~ 16
1009
8

卷十





直菴集卷之十六

行狀

曾祖考陽城縣監 贈領議政平寧君府君家

狀

府君姓申氏諱汝挺字雪栢平山人也始祖高麗太師壯節公諱崇謙有韓信之功紀信之忠至今配食于麗祖廟庭自後簪纓相承至麗季有諱晏宗簿寺令見國亂退居全節人以此陶元亮是生諱槩左議政文僖公相我 英陵致太平歷三世諱錦吏曹判書文節公立 中宗朝與趙靜菴諸賢同進退是生

諱華國典設司別檢隱德不仕寔府君高祖也會祖諱砮漢城府判尹 宣祖朝嘗平北虜壬辰倭變立謹於忠州謚忠壯祖諱景禎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值光海昏虐翊戴 仁廟反正策靖 社元勳後配 廟庭謚忠翼考諱竣刑曹判書平興君亦叅靖 社勳晚被 孝廟倚任謚忠靖妣貞夫人安東金氏府使諱晳之女府君以 萬曆乙卯九月二十一日生自幼厚重軒豁有鉅人器度忠翼公甚重之期以遠到乙亥中司馬高等既而八大科巍選不幸見拔諸考官皆歎惜府君了無幾微色尋筮蔭仕除水庫別

檢遷造紙署別提司僕寺主簿出監陽城縣吏服其政民安其治未幾忤上官罷歸又督祥雲郵辛卯六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官府君文行夙著德器偉然而局于短造沉抑以終士大夫知與不知聞其訃者莫不錯愕焉以嘗叅寧國原從勳初 贈承政院左承旨後以嗣子議政公貴再 贈吏曹叅判平寧君 三 贈左贊成四 贈領議政府君生長綺紈中守靜攻文刻苦如寒儒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幼子女必教以禮法其莅官詳慎廉潔居縣自給亦徃徃資於家處貴勢而無慢心以偉人而矜細節皆人所難能

直齋集 卷一
此可以見府君大致矣府君初娶清風金氏判書蓋國之女乙卯十月二十八日生癸未九月初二日卒繼娶全義李氏都事廷觀之女丙寅六月二十六日生乙巳三月二十日卒並 贈貞敬夫人金夫人甚有賢德而以早世事行未詳傳李夫人端嚴沉靜穎悟開爽於事理洞然無礙待族黨御家衆從容和肅皆可觀法視前夫人出逾於已出率養其二女早寡者下逮諸孫恩義篤至尤致敬於祀享勤勞祇順至老不少懈儼然持家垂四十年嗣子既貴顯常勉之曰事所當爲無以我爲念見時事有可虞則又戒以

早退其高識類此矣府君始葬于清州大田里忠翼公墓下甲辰忠翼公遷窆于揚州忘憂里府君神道亦隨以移焉金夫人附右李夫人附左蓋同塋異封云男珀秀才女適士人曹建周李磐李箕碩者爲金夫人出男璠護軍女適司成柳成運者爲李夫人出秀才護軍皆天李夫人上言于 朝以府君翁牧使公諱汝拭長子議政公諱琬立爲府君後舉宗皆服其有功於申氏之門議政公二子長都正公諱聖夏次校理公諱靖夏都正公三子長叅判昉次不肖曠次佐卽曙二女壻士人沈廷紳金令澤校理公二子

士人皓昫四女壻都事李時中佐郎金漢佐生負金
默士人李得培昫子大孫女適洪麟漢暉子大傳女
適進士金鍾正暉子大權大季女適李奎英曹建周
二女壻大司憲林泳士人趙鳴道李磐二子士人世
馨重馨李箕碩一子縣監慶遠柳成運二子士人績
判官紳一女壻進士趙明迪餘不盡錄府君幽堂之
誌迄茲闕焉世代漸遠憂懼無窮不肖茲敢略述家
牒所傳第錄如右爲丐銘當世立言君子之圖伏幸
垂察而財幸焉

先考敦寧府都正平雲君府君家狀

府君諱聖夏字成甫號和菴少時嘗以守拙爲堂又
因先隴地名或稱困巖居士惟我申氏遠有代序始
祖太師壯節公諱崇謙佐麗祖勲居第一賜貫平山
後用紀信故事歿於桐敷之戰至今配食于崇義殿
至麗末有諱晏官宗簿寺令當勝國運訖見幾退隱
守罔僕之志人以比陶元亮是生諱槩相我 世宗
與黃翼成許文景夾輔致太平配享 廟庭謚文僖
歷二世判書文節公諱錦立 中宗朝與靜菴慕齋
諸先正志同道合稱已卯名賢又二世判尹公諱砮
宣廟朝嘗平北虜壬辰征倭立懂於忠州人謂不

直隸集 卷十六
忝為壯節公後謚忠壯寔府君五代祖也高祖領議
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府君諱景禎值光海昏亂首
決大策奉 仁祖反正策靖 社元勲配享 廟庭
曾祖判書平興君忠靖公府君諱峻亦叅靖 社勲
晚被 孝廟倚任 贈領議政府院君祖縣監府君
諱汝挺有大受器位未稱德 贈領議政平寧君生
祖牧使府君諱汝拭 贈吏曹判書考領議政平川
君文莊公府君諱琬以德望行業事 顯肅兩廟與
玄石朴先生內外共貞以贊辯章克繼文僖文節二
公之蹟妣 贈貞敬夫人林川趙氏監司諱遠期長

女白軒李文忠公景奭外孫府君以 崇禎乙巳八
月四日丑時生於貞陵洞白軒公第始趙夫人娠府
君也有夢麟之祥故幼名用麟字府君生而氣質清
秀容儀端重白軒公竒愛之異於他兒自幼聰穎絕
人不待課督自能勤於誦習八九歲時見六七十行
文字二三遍便能背記又持守於久遠自是遍讀經
史旁及百家皆自究解不復煩長者傳授纔過舞象
已蔚然有成時有述作雅練精工一家長老莫不賞
歎焉先妣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玄石先生中女先
生鍾愛最久為擇對聞府君賢卒以歸之府君既處

甥館先生謂其質美寡慾可與八德告以爲己之學
進修之要府君朝夕濡染所得日多深自砥礪力於
行義間有論著義理說就正於先生多得肯可獨不
喜世人之以學自命者曰所謂學者初非有別件物
事苟能爲人之所當爲則日用云爲無非學也何必
以此作爲標榜耶是故雖有向裏工夫而人鮮克知
之壬戌牧使府君出宰於嶺東之高城郡府君陪往
因以遍遊於金剛內外山及海上諸名勝凡遇興會
必有題詠詩文以記勝每一篇出氣格清新詞韻逸
暢同遊諸人如柳公成運許公炫俱是有文能詩之

士及見府君所作輒驚服退舍多爲之閣筆獨於舉
業不屑爲也常日未甚着力及到試期則出其緒餘
而漫應之然自辛酉以後屢登大小解額有聲場屋
間癸亥正月丁趙夫人憂哀毀過制幾不可支親戚
見者莫不危之而幸卒無事已巳 仁顯王后出宮
又有栗谷牛溪兩先生黜享之舉府君偕同志多士
上章呼籲又爲兩先生辨誣疏旣上自 上命竄疏
頭府君曰與人同事義不可以已獨免罪爲幸况倫
彝晦塞此豈士子求名時耶自是不復赴舉者凡六
年甲戌改紀始復就試其後發解者亦五而輒屈於

覆試人莫不嗟冤而府君略無幾微色辛巳五月除
水庫別檢府君素無仕宦意而時議政府君方在上
台門戶隆赫慮人疑其厭薄蔭路遂屈意強就不以
官小職卑而忽之凡奉公之際唯以恪謹無倦為心
人以為難矣未因臺官金萬根疏即辭遞蓋先是朴
判書世堂撰白軒公碑文有侵詆尤菴宋先生語太
學諸生為尤翁上章辨誣因以攻斥白軒李家諸孫
將對章伸辨府君以白軒外裔亦當隨叅始見其疏
草有侵及尤翁語府君以為苟欲為先鳴冤則只當
自辨先誣而已豈可效尤於彼侵辱儒賢耶此則決

不可不改諸李亦以府君言為然許以刪去及至闕
下將拜章則疏中侵及尤翁語終無所改府君雖責
諸李欺負而已無及矣常大以為愧恨焉至是萬根
以此為言遂控辭得遞其後李氏校理公以此陳疏
引過以明己意蓋亦受府君旨也甲申十一月除
光陵叅奉又引前事辭遞乙酉五月除 世子翊衛
司侍直尋又無差 御寶都監監造官用董事勞例
陞六品丙戌五月除掌樂院主簿十月遷掌隸院司
評仍無惠局常平即府君平居閉戶守靜唯以文史
自娛而於一切世務似若初不經意者及處是職每

當聽訟斷獄之際一遵國典分毫不踰繩墨片言折之無所遊移請囑不行下吏拱手讀文書而已不敢措一辭立者既不戾於情而落者亦無以致怨一院稱平又嘗深知惠局吏胥貢人輩引年先下之弊嚴立防限使無撓改上官雖欲侵限濫下而必反復論塞故臨去蓋儲倍優於始至至於外方上納穀物布帛苟不至腐傷則斛量尺度必令稱停而即許輸庫痛抑下輩俾不得售其操弄之奸避邑之人莫不感悅僚案多竊歎曰始謂某公必踈於物情而今乃割劇理財之各盡其道有如是耶丁亥正月出爲瑞

興縣監未及赴二月丁議政府君憂哭泣之戚旁人
不忍視三年之內未嘗見齒吊者感服莫不稱其純
孝朝夕祭奠雖甚病必親又以其暇與校理公編次
遺集構撰行狀時相崔錫鼎請釋逆黯緣坐而誣引
議政府君辛巳獻議爲證被諫臣疏斥趙泰億宋正
明等相繼伸救錫鼎而亦引其時獻議爲說府君痛
恨曰先旨之不自至此吾輩不可以時方持哀而終
無一言以辨之乃與校理公聯名封章申暴略曰先
臣曾於辛巳待罪鼎席時當逆黯追施逆律之日判
義禁臣李畬以黯之妻子有道處紋一款請議大臣

直齋集 卷之六
先臣以逆律孛戮乃是法典而到今追致大辟無可考之法例遂請 上裁先臣之意以爲逆黜之子法當孛戮而但年久之後追致大辟未有可考之例也非以緣坐爲有違法例也寧有近似於今日大臣請收緣坐於處分已定之後者哉今恭億等急於伸救大臣爲說無所不至誠可痛也當初先臣獻議固聖上之所記有而今日大臣之言亦 聖上臨聽而嚴斥者則雖欲以此牽合售其欺 天誣人之計其可得乎仍念先臣立朝言論俱有本末而甲戌以來倫彞斃晦先臣用是慨惋於名義二字素所力主凡

於發言行事其正邪直枉與今之大臣一切相反而今欲援而爲證亦可見其用心之艱矣 上以先卿辛巳獻議本旨予豈不知恭億等䟽語之無嚴予亦洞知爲批自是錫鼎輩不敢復爲藉口之計已丑外除時 國有慶科府君曰吾之從前強赴以待下故耳今當孤露又安事於此乎自是遂永廢公車業庚寅五月除水庫別提九月遷 社稷署今十一月移忠勳府都事辛卯十一月出守陝川郡時盟府凋弊甚皆由老胥猾吏變亂文簿府君深知其弊大加釐整又方查出忠翊諸衛冒入之類移屬兵曹皆不及

直隸集 卷一
就緒於是堂上以本府方多修舉之事不可更付生
手之意啓請仍任壬辰十一月移漢城府庶尹所以
處職一如在司評時癸巳二月出守醴泉郡郡爲嶺
左大邑民衆地廣素以難治稱下車揭榜頒示氓庶
以 邦禁之新設而易犯者使知趨避敦勉孝悌勸
課農桑故傷倫敗俗之習稍革而民以闔閭爲戒牒
訴漸稀鞭扑罕用焉訪問邑里若有貧寒而年高者
則存饋之婚喪之失時者則救助之民皆感悅及當
春秋正供及糶糴之捧必先嚴糾武斷土豪使不得
過限故小民不待督責而無敢後者尤急於興學境

內校院或有頽壓者則區畫財力隨卽修補章甫之
稍有才志者優給書糧俾得專業每月朔聚集講試
以盡獎勸之道胥懷興起間多成才其後科試叅榜
亦非隣邑之比至秋將報檢田災實總數於營門府
君令從實畢報郡吏皆曰自前田政文書到營則必
數四退却每使加報今若畢報而又遭退却則將何
以加報耶府君笑曰營門若退却則是不信守令也
守令若加報則是真有所隱也安有士夫居官見疑
上官而猶不自處每事加報者耶苟其見却准有去
耳遂令畢報監司始欲如前退却及考本郡每年田

案則實總之多數十年內無其比乃悟其所以無辭
受留是後凡莅數郡每當田政率用此例甲午棄歸
九月除惠局湖南卽府君於是蓋再任而其所處節
度亦一循常平略無變改丙申九月出知長城府前
宰以酷名民困苛政逃散過半歲又不熟始至邑里
蕭條如經兵禍府君一變其道臨之以寬簡撫之以
慈惠至誠招徠流逋悉還莫不恨其來暮於是鳩聚
穀物濟活飢口賑畢一無餓莩以其暇又不廢勸學
訓農之政息洽一境積瘼如洗大寒陽春四字碑於
民口久而不衰御史亦褒聞之選遊佳山水如方丈

瑞石月出等處至則觴詠開懷超然若在物外不覺
符綬之爲累丁酉五月棄歸戊戌八月出知潭陽府
甫上任猝聞繼妣鄭夫人病亟之報蒼黃復路路中
承訃日馳三百餘里疚戚致疾幾危者累月庚子六
月 肅廟賓天詣 闕下行朝晡哭哭踊之痛無異
致喪十一月服闋除 宗廟署令辛丑正月出知延
安府會值歲大無一境數百里皆成赤地四野無青
民將盡劉府君經紀賑事屏去騶從親行村間考覈
虛實分等抄飢口數旣多接濟無策則又多般拮据
請得京師各道穀至於累鉅萬捐出官需衙祿亦數

直齋書目 卷十六
千石自冬分賑至明年麥熟乃畢一邑舉無流離顛
連之歎所全活至於三四萬道內耆老咸稱百年內
無此賑政又自開春以後取考本邑田案民戶量給
種糧以賑賑之際單騎出省隴畝間隨其耕耨勤慢
而賞罰之民皆爭勸力作比秋大有年則皆舉手攢
頌曰此明府之賜也遂膺 璽書之褒壬寅五月因
與道臣有相避遽歸民遮道漣如至不得行時羣士
當朝不樂城居退處廣州先塋下或往來東山石湖
亭杜門養閒以書史花竹自娛謝絕世紛座無雜客
甲辰四月除溫陽郡守七呈辭狀必遽乃已今 上

乙巳還京第與近族講行春秋宗會又與外黨羣從
八人選日遊集名以九會又做洛社故事爲五老會
並有文酒之歡歲講不廢府君自是以年逾耆艾不
可復爲形役定以不有作宰之行親舊八銓者亦相
諒不得強之戊申畿湖寇亂平七月陪叅會盟祭例
陞通政庚戌四月除僉知中樞府事八月除五衛將
壬子六月除敦寧府都正並卽辭遽甲寅壽登稀年
以長子在侍從依例陞嘉善襲封平雲君俄除同樞
一謝而止丙辰正月哭長子喪府君精力強固神志
不衰以是年捐館而記性及詩文筆札無減於昔時

直者集卷十六
寢疾中起居酬酢不異平日故治命蓋詳盡無遺六月患暑症閱月彌留而不知其有危兆日不肯侍藥無狀八月三十日考終于大寺洞第享年七十有二嗚呼痛哉十月十九日永窆于廣州大石里良坐之原判尹府君判書府君議政府君墓皆同岡焉府君資稟端慤氣貌淳靜處心仁厚行已雅正穆然寡默而中有所守平生無慢辭惰容先輩及儕友相從者皆亟稱其豈弟篤實而未見其雜念閒氣性嗜書凡於聖賢訓說暨古人嘉言善行心誠好之真見其然不以空言而讀之自家庭倫常以至應接事物必稽

古據義不出禮法之外玄石先生蓋謂其可與共學而深有期許之語爲文辭典雅贍暢衆體並適用拙修趙公聖期嘗謂其理勝辭達而寔致可畏之歎詩又天然渾成而冲和真粹蔚有古格慎白淵無逸李槎川秉淵滄浪洪世泰每評府君詩律謂有杜意陸趣而不可及內行甚修事議政府君趙夫人愛敬俱至洞屬著色其於養志之道服勤之事竭力無憾又克先意奉承視於無形而鮮不曲當其志意所存家內傳說以爲府君於二親自幼及長未嘗一受呵責之加焉議政府君嘗按藩秉銓復登台司而其部曲

及門生故吏多有不識府君面者其卿宰名流與蔭
官武人諸客府君一切不與交接故仕路干囑差除
語言府君不以剽耳而出口前後居憂哀疚毀瘠不
惰不寧泣血三年如一日無替滄溪林公泳尹尚書
世紀每見悶傷而謂其善喪何遽不若丁連葬祭遵
禮情文固缺編次遺集及遺事復樹表于阡納誌于
隧於爲先不朽之圖靡極不用而猶以未及請諡未
樹神道豐碑遺命薄歛以表自貶之志與季氏友愛
切至終世同居平生未有一言相忤一事相難者有
時在千里外做事而意見湊着如合符節人不得以

間之篤於族戚故舊情意周洽各得歡心而隆殺咸
適其宜有冠婚則必以財資助值死喪則必有祭文
輓辭寄泄哀懷不以路遠而或廢嚴於子女侄孫先
行檢而後文藝愛之以德而不以姑息以恭儉導率
而痛戒驕奢長子大闡季子小成而未見有過喜中
子引疾廢舉而亦無所強起取婦擇壻惟視其家行
淑慝而不問其他凡諸卑幼或有非違而被其片辭
之責則愧甚榎楚所爲或當其意而得其一笑則榮
踰金玉其在官治凡有尊敬如望闕祭社與先
聖廟前賢祠必躬必虔以時不怠公解學宮之傾圮

者必爲重刑武備之踈虞者必爲改修境內山澤賴其地利邑以成據者必拒官家折受至以去就爭之村閭徵納非關國用只係守宰私需者必思蠲減不以準捧爲務束吏雖嚴愛民雖深而處之必以平易不肯干違道之譽監司每最其慈良恬雅明肅之績居外稍久不勝霜露之感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其歸必有會稽五六老叟故事晚年以公議首擬於判決事而天點適不加所著和菴集二十一卷所編平山申氏家乘文章宗選歷代詩抄藏于家先妣考玄石先生諱世采左議政文純公祖諱漪掌令選湖

堂會祖諱東亮右叅贊錦溪君忠翼公外祖府尹元公諱斗樞夫人性質純明志操貞正雅有高見遠識幼侍先生側聞授諸兄書默記而心解先生歎其非男而惜不得叅助自己事業比歸府君移所以孝奉父母者承順舅姑不違其命整治家務不以瑣細惱府君意以妨其文學工夫子女自其未省事時教以義方而不苟於溺愛尤嚴內外之辨上下之分截然不相紊亂府君蓋以知心相許益友相待矣以癸卯正月二十八日寅時生卒于壬午二月五日壽四十四從府君職 贈貞夫人葬祔府君享齋金先生曾爲

直者集卷十六
誌墓焉凡育三男二女長昉文科吏曹叅判兩館提
學次暲嘗授司憲府掌令次暻進土工曹正郎女適
沈廷紳金令澤昉子大孫女適洪麟漢暲子大傳女
適進士金鍾正暻子大權大季女適李奎英沈廷紳
二女適趙重明崔後遠金令澤二子相理相定側出
男女晁吸及徐命昌李緒華洪啓慎妻也恭惟府君
天資粹美詞學醇雅行義純篤政事精白足以精神
廊廟之上而修懋報嗇德優位薄不克大施於世天
意孰究焉嗚呼痛哉茲敢略次世系履歷子姓以爲
丐銘作家之計而自惟荒墜先訓俱蔑文識未能顯

揚其志業之一二不孝之罪永無所贖誠惶震惕痛
貫心骨伏乞當世之立言君子庶垂矜察而無靳發
揮焉

伯氏叅判公家狀

公諱昉字明遠號屯菴系出平山我申以高麗太師
壯節公諱崇論爲始祖壯節公佐麗祖草昧統合三
韓及從攻甄萱以身殉國如漢紀信故事忠義之烈
震耀東表至今配食崇義殿自是簪纓相承聞望不
絕有若宗簿令諱晏當勝國末運隱居全節有晉陶
元亮風左議政文僖公諱槩翊我世宗致太平配

享 廟庭吏曹判書文節公諱鏞立 中宗朝與趙
靜菴金慕齋諸賢同其進退世稱已卯完人歷一世
諱砮以武顯 宣廟時嘗平北虜壬辰倭變以八道
都巡邊使死事忠州官判尹諡忠壯是生諱景禎值
光海昏亂首建大策奉 仁祖撥反策靖 社元勲
封平城府院君官領議政諡忠翼配享 廟庭寔爲
公六代五代祖高祖諱竣刑曹判書平興君亦策靖
社勲晚被 孝廟倚任諡忠靖曾祖諱汝挺陽城縣
監 贈領議政平寧君有大受器不幸早世祖諱琬
領議政平川君卽平寧公弟坡州牧使諱汝拭長子

八繼平寧公後以德望行業事 顯肅兩廟與玄石
朴先生諱世采內外共貞以贊辯章克繼文僖文節
二公之蹟諡文莊考諱聖夏敦寧府都正平雲君清
德淳風識者高之妣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玄石先
生仲女也公以 崇禎丙寅五月二十九日子時生
于楊州金村玄石先生寓第前夕先夫人夢白龍入
室稍長神貌出羣言動不妄議政公期待特深見者
咸艷之曰申氏且有人甫舞象從叔父怒菴公治古
文辭踰數年而居然有成凡有述作輒膾炙人口唯
未甚用力於程式之文故亦未甚得意於場屋或以

是病之而公不爲之撓治經史必玩索聖賢義理旨趣審察名臣碩輔謀猷籌畫要作平生家計而不徒以搜羅涉獵爲事先輩長德名勝儕友皆歎賞推重目爲公輔器恨其釋褐之遲丁酉魁生負試人望翕然已亥擢別試文科朝野舉賀得人四月拜檢閱七月陞待教十二月錄新薦及當回示賊臣弼夢以薦中人李瑜有眼病挾私沮之時 景廟代理公書引敗薦嬖辭職旣又違牌坐罷庚子正月復除待教亦書辭違罷三月連除辭如初四月 朝家用別無春秋替勘薦事而督公就職公猶連章自畫粹當 肅

廟大漸急於承倅遂出肅就直六月 肅廟昇遐歛殯與大臣禮官八侍凡係儀節考引前事多所贊定七月陞六品付軍銜九月除正言先是原任大臣李頤命撰進 先王陵誌而辛巳賜死張氏及丙申追罪尹宣舉父子兩處分不能據實載錄太學生尹志述書進所懷論斥其非仍請改撰 上特下竄配之命正言金棹疏論其事未及儒臣俞拓基不即匡救之失頤相金公昌集爲儒臣地劄罷棹職而公即其代疏請收還前 命無引難代之嬖違九牌卒逾十月以準點入都堂弘文錄無選吏曹錄首拜副校理

無漢中學教授時有趙最壽者曰尹志述事投進一
疏意在網打時值 山陵習儀而卿宰多引嫌未即
舉行公劄論其乘時傾軋不念國事之狀請罷職蒙
允十月修撰趙文命疏侵新錄公與同僚金濟譙
徑出聯名疏辭十一月移持平承旨柳重茂又有侵
及新錄之言公連章辭遞自是至辛丑二月除修撰
者一校理者一副校理者三而並辭免如初三月復
除副校理無漢中學教授會大臣以文命疏語非指
公等遂請勉出 上屢下特教公始膺 命四月無
校書校理 實錄纂集廳即俄移吏曹佐即旋陞正

即適當都政通塞之際多所爭持判書宋公相琦爲
之憚重五月移副校理兼 實錄都廳即六月移獻
納兼知製教俄移校理閏月移吏曹正即旋移副校
理尋除北評事大臣以公文學不宜遠出白留之復
拜副校理七月還差 實錄都廳八月正言李廷燾
上疏請早建儲嗣以係人心 上下議大臣稟處之
教旋曰請對引見大臣以下公與領相金公昌集左
相李公健命原任趙公泰采卿宰諸公兩司諸人八
侍合辭請曰國家大事莫先建儲臺臣旣陳疏發
端而今日諸臣相率八對之意皆出憂 宗社定國

直齋集卷之六
本之計有不容違疑徐緩伏願 聖明夬賜允從且
稟 慈旨以爲決定之地 上曰唯八內五鼓出御
樂善堂宣示兩紙一書延初君三字一卽 慈聖諱
札而有曰 孝宗大王 先大王血脉只有主上及
延初君豈有他意公與大臣諸臣奉覽畢齊起拜賀
而出蓋 上疾患深痼而無望翼瘳之幸春秋鼎盛
而未有螽斯之慶故其事不得不如此旣得 成命
則中外臣民莫不歡聳而賊臣鳳輝陰懷異圖遽入
一疏肆爲凶言大臣率六曹三司合辭請鞫問 批
以依啓同日忽下叅酌遠竄之教而賊臣泰耆爲輝

地投劄申救公與洪大憲啓迪俞大諫崇發三司合
啓略曰日昨合辭之啓卽允設鞫之請神人之憤庶
可少洩處分之正孰不欽仰而鞫坐未開遽命酌處
竊恐 天鑑之下尚未盡燭其奸情隱態而有此舉
也臣等請就其疏中凶言而條陳之其疏有曰嘗試
夫所謂嘗試者卽有可疑而試言俯仰之謂也今我
殿下天顯篤愛之情有何可試於其間而忍爲此
不道之言耶其疏又曰忙忙急急莫重之舉終至草
率又曰國體太損殆不成樣必欲以 慈聖丁寧懇
惻之旨 聖上光明正大之舉歸之忙急草率不成

貌樣之科敢肆誣毀之言於國家盛德之事欲加不美之名於宗社莫大之慶為人臣而其忍爲此耶其疏又曰愚弄脅迫夫所謂脅迫者強其所不欲之謂也伊日聖上稟承之教昨日備忘曉諭之音有以仰見大公至正之至意早已有爲宗社爲國本之定籌矣今此構出二字之目又何凶慘之甚也若其所謂人心疑惑等語尤爲叵測今此國本大定洪基永鞏舉國舍生莫不延頸則所謂疑之者何人惑之者何人大抵鳳輝自以矢志怨國之徒常懷嫁禍構亂之意當此國有大慶之日獨有隱然不滿之

心肆爲悖逆之言罔念王章之嚴論其情節自有常憲投畀之典失刑甚矣請還收鳳輝極邊遠竄之命依前批旨設鞫嚴問國本大定神人胥悅自非與鳳輝同一賊腸者孰敢有異議於已定之大策孰忍有他意於莫大之邦慶而泰考罔念沐浴請討之義徒懷容護私黨之計投進一劄旨意叵測誣引乙酉戊辰之事欺罔聖聽左袒凶逆嘻噫可勝痛哉蓋乙酉事則聖祖所詢實在儲位未建之時而大臣所達亦在名號未定之前今此所引不但誣當日大臣亦所以誣聖祖也至於戊辰事則亦與今日事大

直者集 卷一
相不覩其必以伊時事故爲提說於今日者其心所
在尤不忍正視至以爲國血忱爲國盡忠等語獎詡
凶賊有若忠言讜議者然今日國家莫大之舉孰有
急於建儲一事而乃以動搖國本之賊反謂之忠於
殿下安有動搖國本而忠於殿下者乎當此人
心危疑懲討方嚴之日凡所挺身而爲亂賊地者不
可不明正其罪請右議政趙泰耆削奪官爵門外黜
送 上於下款則不允上款則依允而及大臣啓請
設鞫 傳旨則又批以依前舉行公與兩司伏閣再
啓無申泰耆削黜之請 批以亟停勿煩公與兩司

請對 上不許只命書入所懷遂詣閣外以所懷三
啓略曰鳳輝撐腸拄腹罔非逆心遣辭造意皆是凶
言其陰懷不滿動搖國本之計不待深究彰露無餘
蓋其罪狀若以一言斷之則名號旣定之後敢爲異
議者一則曰逆二則曰逆此而若不嚴懲則人何以
爲人國何以爲國 上又不允公與兩司逐日連啓
極言力請終未得 俞旨九月 上以 東宮冊禮
後 孝寧殿展謁時服色命大臣議處大臣以從吉
議八公於前月拜無文學與春坊諸僚疏論其未安
十月乞暇省覲先府君於延安任所旣而臺臣趙聖

復上疏請 世弟叅決庶務 上可其言又下備忘
至有子疾若此無以堪當萬幾左右可乎世弟可乎
之教於是領相金公昌集左相李公健命原任李公
頤命趙公恭采聯劄請依 先王末年 當宁代理
例舉行諸公之請蓋爲國計 備忘之教實出至意
而恭考及賊臣錫恒陰懷不平必欲沮敗迭入暗地
收還 成命凶徒前後交疏歸士類以罔測之名而
上逼 東宮語極凶慘公於事初聞報卽發比歸移
獻納十一月移校理十二月凶徒得志驅逐士類行
遣遍嶺海公亦遭削黜寓城南庄舍壬寅奉先府君

搬下廣州墓村時凶徒以聯劄構殺四大臣又嗾逆
豎虎龍上變設獄唯意鍛鍊屠戮文武卿宰下及蔭
官儒士不記其數其意蓋欲盡除 先朝人物曰以
搖撼 東宮世變罔極禍色滔天公係心 王室居
常悒悒而獨潛心墳典加勉學識所以玉成憂患而
不負林下日月者不可以一二計間就古今詩文自
典謨風騷下及宋明諸家鈔成六冊名以古文統編
又就太上感應篇刪煩撮要從新起例編爲上下卷
別蒐古人言論有關於彰善癉惡者附之名以新修
感應編俱可刊行於世尚書閔公鎮遠聞公所爲深

直齋集 卷十六
加歎賞逢人輒舉公表德曰今日吾儕中讀書自修者唯某爲然誠可貴重云甲辰四月除高山察訪不赴凶徒目以怨國請遠竄 上適不允八月 景廟昇遐公赴哭 闕外散班而歸十一月今 上曰雷變下教求言公治疏陳戒仍論賊臣一鏡必討之狀蓋一鏡於辛丑冬作頭所謂搢紳疏而文出其手及錄爲勲又撰教文而一用虎龍變書中語凶逆情節久爲神人之憤故公疏及之乙巳正月 上始斥退凶徒登進士類公以副校理承召還朝旋兼漢中學教授 實錄都廳卽時館職曾經人或已身故或在

謫未放公獨當禁直日侍法講敷陳文義旣極博雅隨事陳戒亦甚剴切論思得體大副宿望 上每動容傾聽同八承史皆屬目有真講官之歎嘗陳厚齋金先生幹德學純備合置賓師之位蓺溪朴公弼周經術精深宜在顧問之列俱宜竭誠迺聘以裨新化請並敦召 上卽下別諭又請亟正鳳輝謀害 聖躬之罪縷縷百餘言 上許以更思二月陞應教俄以 孝章世子進位東宮兼文學旋陞弼善三月右相鄭公澥上疏請伸冤死大臣諸臣之冤 上命鄭公率六曹三司八侍畢陳所懷公奏略曰金昌集等

四大臣一腔忠赤可質於天地鬼神誠宜亟令伸雪
至於相劄中洪啓迪等五人亦皆國人之所共冤傷
亦不可不一體伸白 上始命金昌集李順命趙泰
采李健命復官致祭李晚成洪啓迪金濟謙趙聖復
尹慤李弘述金省行李器之等復官 贈職公且以
四大臣忠節昭著無人不知農巖金公昌協遂菴權
公尚夏芝村李公喜朝俱以山林宿德慘被凶黨誣
毀而道學本末亦既昭著並請不待狀直諡 上並
允從他日右相閱公鎮遠請加向日按治誣獄諸臣
以反坐之律 上不許特用輕典公爭執以爲必須

嚴處重勘方可爲懲礪之道若以姑息之意輕施寬
典則一時雖似從容後世不知 聖上特推法外之
仁心反疑本事之止此則豈不寒心哉力請繩以重
律而 上不能用時鳳輝奏考錫恒諸賊只施削黜
追奪之典賊臣光佐泰億負犯至重而亦止削黜罪
罰不稱討復爲急公與金副學在魯金大憲與慶李
正言秉泰發三司合啓略曰向日羣凶之危逼我
殿下者不可以一二數而若其首先下手者卽賊臣
鳳輝也恭惟我 大行大王以盛德至仁深念 宗
社大計斷自宸衷上稟 慈旨托 殿下以儲嗣之

重凡我舍生之類莫不延頸願死則惟彼鳳輝抑何
心腸少無歡欣之意顯有不滿之計投進凶疏恐動
天聽其心所在路人亦知噫 先王議大臣稟處
則鳳輝奚謂之驚惑憂惶大臣六卿三司次第論稟
大計克定則鳳輝奚謂之卒遽忙急奉稟 慈旨擎
出 御書則鳳輝奚謂之國體太輕位號既定萬民
蹈舞則鳳輝奚謂之人心疑惑卽此數語異心挑動
怒氣勃鬱而其他使令督促愚弄脅迫之說罔非凶
言悖說 殿下雖以天地之仁不加刑戮借以恩遇
而臣等只知逆心之必誅王法之難撓古今天下寧

有身爲凶逆而罪止削黜之理乎請鳳輝亟正邦刑
光佐以凶逆之魁貫盈之罪罄竹難盡而姑舉其大
者言之有不可不討者二背棄我 肅廟也謀危我
殿下也 聖考在世光佐循資漸進至忝亞卿則
待之固不爲薄而渠敢不滿於丙申昭如日星之處
分逃遁慢蹇不肯爲臣及 仙御上賓羣孽充斥之
日始乃揚揚冒出凡所以變革 肅廟之政誅鋤
肅廟之臣者無不攘臂擔當斯文是非卽 聖考所
以編諸御製永爲國家不刊之典者而一朝翻改無
少忌憚此乃背棄我 肅廟者也當辛丑代理之

命下也光佐陰懷不平辭氣咆哮一則曰若未還寢
此命則國必亡一則曰若奉此命則今日大臣無臣
節噫當 肅廟違豫之時亦 命先王代理國事而
今乃以代理爲亡國事以奉承爲失臣節則是視
殿下爲非當承祧繼統之人也其凶肚逆腸此已彰
露而及見 先王友愛無間不可動搖則與輝鏡輩
同情合謀粧出虎龍伺僂上變而變書中精神所注
的然有在其潛相排布身犯凶逆之狀觀於白望之
招而可知况其鍛鍊成獄乃所以爲漸次延及之計
嗚呼痛哉此乃謀危我 殿下者也且當 先王違

豫之日渠居議藥之地終始秘諱久不移直及至大
漸亦不設侍藥廳其心所在有不可測請光佐姑先
絕島圍籬安置泰億以浮悖之性有側媚之態滅絕
倫常不齒人類逆鏡所撰教文雖非自作身爲文衡
旣經叅見豈不知爲凶言而視之如常其意可知沙
丘二字使之刪去爲言則何獨於喋血行杯不令刪
改乎此其陰助陽遮者豈不彰著乎向日 殿下始
燭逆鏡罪狀荐下惻怛哀痛之教則身居三事偃卧
稱病無一言及於討逆畢竟 處分轉至嚴正則欲
爲自拔之計遂發有嫌之說所謂嫌者不過爭其文

衡之先後此爲士夫之羞恥故反爲強歡之計西郊
餞席杯酒淋漓詩句迭倡渠亦不能自隱勿論明彥
之交歡情迹之綢繆自可知想若夫定策國老門生
天子之說卽唐朝閹豎擁立昏辟之事今乃敢以比
擬於 聖明者其與鏡賊誣讖之書寧有異同乎請
恭億絕島圍籬安置向者羣凶之禍心逆腸已盡彰
著而究其根本則賊臣恭考爲之倡耳 先王旣無
嗣續又有疾患而 三宗血脉唯 殿下在則 宗
社神人之托只係 殿下一身而彼恭考抑何心腸
陰售凶謀無端指出媼字潛爲 殿下之禍根及夫

大策一定名位已正則陰啖賊輝先發動搖之言繼
上凶劄益肆敲撼之計而逮有代理 成命則不有
臺閣闖八北門不由政院自達宸陛其締結宦侍釀
成禍機之狀已不可掩自是厥後儉烈肆毒於內鏡
虎逞凶於外莫非恭考主張之耳且虎賊變書出而
有誣逼 聖躬之語則恭考急急請對遂以無究梁
獄引以爲證請以勿書蓋梁獄之事其時梁王實謀
不軌而田叔等燒其文書以爲全骨肉之計今其援
引陰若護 殿下而實則欲歸 殿下於罔測之地
其心所在不待白望三種之招而的然可知况白望

所謂先來準請後云云卽指虎賊上變事而其所歷舉中者實爲首則只此一欵足爲泰者之斷案請泰者依賊黠例施孛籍之典錫恒本以姦黠之性善爲妖惡之行引用凶賊斃敗名義論其罪狀不可勝數而姑以最大者論之代理之命纔下政院而錫恒已到喉司未及啓稟而標信先下其締結宦侍表裏和應之迹有不可掩此其罪一也及其入對也乃以代理比之傳禪世良陰移天位之說鏡賊冀顯莽操之目實基於錫恒之一言此其罪二也賊虎變書出後殿下酷被誣辱則爲臣子者所當驚心痛骨夫辨

其誣而乃以語逼 春宮者勿爲書出爲請其意欲使 殿下無以自脫於黠黠之地此其罪三也賊虎誣 殿下之言何功於社稷而必欲錄勳羣凶害士類之獄何關於隣國而必欲奏聞者其意何居此皆錫恒之所主張而無一分嚴畏顧藉之意於 殿下此其罪四也壬寅誣獄前古所無三年鍛鍊肆行殘暴或已死者而勒成結案或已埋者而且加追刑上以貽累 先王中以嫁禍 殿下下以流毒一世三百年 宗社幾乎淪胥以亡此其罪五也請錫恒亟施孛籍之典 批以既有處分亟停勿煩公慨然憂

直齋集卷之六
歎曰與諸公連啓極論期於得請而不止四月以冊
禮都監董事勞陞通政拜兵曹叅知俄移同副承旨
五月除慶尚監司時先府君方遭鄭亨益醜詆公陳
疏辨白仍辭本職 批以嶺臬新命委寄非偶臺臣
過中予已知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乃聖人之語也
情外侵詆於我何損卿若以此終至解免則是卿父
真有其過者然豈明卿父之旨意哉卿勿過辭速往
欽哉公再疏辭未準大臣有以嶺事緊急而新伯情
勢不安難使冒赴爲言 上教以亨益舉子論父旣
未得當况其父心事業已開釋則在慶監之道豈可

徒守廉隅而 朝家亦何可以此輕遞而敦迫不已
公又三疏固辭 上猶不許俄因屢度違牌特教罷
職而初批開釋前後敦勉恩禮特優一時榮之六月
叙除右副承旨公方且疏辭先府君以 上推恕之
教分外罔極一番解職粗伸庶義不可每事撻捱督
令出肅俄移左副旋陞右承旨時左相閔公鎮遠右
相李公觀命庭請鳳輝等五賊按律孥籍三司隨發
伏閤啓公與同僚亦逐日陳啓請賜 允從都承旨
洪錫輔遽以不並請賊臣世良孥籍論斥三司三司
引退闕啓數日閔公筵白其起鬧輕率引孥太過並

罷知申及三司而公移大司諫鄭亨益爲大司憲公以不可與亨益同事陳疏請遞附論並罷知申三司之過 上不卽下批翌日移拜右承旨適值 召見討逆疏儒鄭樛詰問激惱將有非常 處分公匡救剴切得不過重八月經戶曹叅議還右承旨時厚齋先生承 召造朝袖進七條劄而 上無採用之實先生留疏徑歸公求對請竭誠召還以輔 聖德九月除忠清監司以情勢有難優者陳疏乞解 上下詢大臣特遞蓋異數也經兵曹叅議還右承旨十一月差 實錄纂集廳堂上十二月移禮曹叅議時本

曹與倭館有往復事而以私義不可與倭人通文墨引遞丙午正月拜兵曹叅議二月除大司諫以前啓有姻家應避之嫌引遞三月拜判決事尋遞五月復除大司諫時姻啓猶存而閔李二公以未準討逆之請相繼去國公疏引前嫌仍附論庭籲之斬允兩大臣勉副之非宜 上不納以引嫌許遞六月拜吏曹叅議與判書李公秉常共政恢張公道杜絕倖門仕路爲之一清丁未正月移除副提學是日公與判書沈宅賢同赴政判堂欲擬公本職公以同席被擬執不可判堂堅持固擬公遂徑歸及受點公以此爲難

直隸集 卷一六
安連䟽乞免 上優批不許而公力辭卒 通三月拜
工曹叅議俄移判決事以劇地單堂有妨 實錄纂
修辭通四月拜戶曹叅議俄移吏曹七月 上復用
羣小斥退士類公亦罷職出寓南江村舍時 實錄
之役垂訖而時事至此公以未及完就深用痛恨蓋
公於是役深寓攀髯之慟而三年精血盡在於此故
也連遭柳儼鄭羽良醜詆儼以嘗救鄭樵爲言羽良
以乙巳所遭時一番通職後卽出供仕爲言 上並
不允時光億兩賊復相壽賢明彥淳以鎮森等充滿
朝廷迫脅 君父一反元年處分忠逆倒置國事日

非公憂憤慨惋寢食不安戊申三月逆賊麟佐熊輔
等稱兵湖嶺間至殺忠清帥臣李鳳祥思孝益寬弼
夢思晟内外和應事有不測 國家或遣將出征或
發捕鞫治而扈衛宮城把守津路以備不虞公聞變
卽日奔問叙拜軍銜 啓下巡將而三司職名一不
見及蓋公嘗嚴討復之論而凶徒方忌言者故也亂
平叅賀班出寓楊州墓村十一月 孝章世子薨公
以舊日宮僚詣 闕受哀而歸己酉五月除刑曹叅
議公以乙巳論議之蹤義有難進丁未僇辱之餘理
難冒出之意䟽辭通十一月除吏曹叅議十二月除

直齋集 卷十六
副提學庚戌五月復除吏曹叅議六月八月連除九月除右承旨移大司成十月除禮曹叅議並從縣道疏辭或罷或遞積事擿捱時光佐遞職金相國興慶爲右相筵白公文學才猷當世最著而過引年前所遭無意一出合置外藩以爲出脚之路 上教以其人品雅正供職專一之狀予知深矣前頭待藩任有窠卽擬可也頃之再除忠清監司公屢辭不獲十二月辭 陛前伯以道內守令李挺柱鄭亨泰與公礙作上下官狀罷蓋亨泰亨益之弟而挺柱之父世瑾嘗侵詆議政公故也 上命還仍公以是連疏控辭

會有大臣伸公說者卒罷兩人辛亥二月公始視事時 朝家以鑄錢便否有各道道臣詢訪啓聞之命公狀論略曰卽接各邑所報則以博詢父老之意有所論列雖其詳略長短或有不同而原其大意則皆以爲十餘年來錢荒特甚民弊孔劇適我 聖上當此切急之時乃有變通之議實爲萬幸此議不但各邑守令所見而已道內上下人情莫不皆然以此推之想必舉國之所同然今之議錢弊者或以盜賊之滋甚人心之益壞爲言而蓋以前史見之中古以來幾千年間未有無錢之國而盜賊之多人俗之渝別

直者集卷一六
有所曰若其大小厚薄輕重分量或有隨便變通以
適時用者而至於全廢不用未之前聞况我國無他
財用雖有銀貨固非人人得用之物至於古所行常
木本是鈍貨且易破敗不過一再易不堪復用豈如
錢之永久無弊况今國瘁民貧儲積蕩竭苟可以有
裨於用度雖捏土剪紙宜思剗制廣行之道乃欲廢
舉國通行之第一大貨將以何物充其代乎錢之不
可廢者既若是則至於加鑄一款勢有不得不爾者
所貴乎財者以其物價平準公私俱利也域內對比
換買之道穀錢爲其大者穀之貴賤係於年事錢之

低仰其權在國隨宜變通使無偏貴然後公私無受
病之弊今也停鑄既久無復滋生之道而居積閉藏
不能流行以至錢日貴而穀日賤大爲傷農病民之
端斗米數錢固是唐家之美事而惟其穀賤而錢亦
不貴故人得以用之今則錢貴而穀不贍則其弊可
知蓋我國之錢比諸中國本來甚貴非豪家富商無
畜積之人而民役之納木錢者皆資於米雖以平常
之歲言之上農夫所收不過十餘石下者七八石或
三四石而止故每當秋成之時農家之能食米粒者
絕無傾儲卷鑿轉賣而償其逋欠身役所取者只是

雜穀至於近年錢貴米賤卷十石租僅得米四石許而持而之市量以大斗又不滿四石僅得錢七八兩纔充良丁二人之役而蓋蔽竭矣况其有十石租者能有幾人耶其所謂雜穀亦不得八口而賣之矣雖非良役之家婚喪疾病需錢者多揆用若干錢而一年之所收盡矣昨今年來雖云稍稔生民飢餒之狀反甚凶年而秋間所獲未過冬節而已盡如此而尚可曰穀賤乎其實錢穀俱貴而民無以聊生大抵朝家所以軫民者其亦至矣深念良役之苦重每講變通之策意甚盛也而至今未有成效者實由於紀

綱不立事勢多掣此則固無奈何而至於錢貴之弊尤為良役之第一弊端其所救之宜如捧漏沃焦而加鑄之議舉國大小所見同然實無窒礙難行之事錢既不可廢而又不加鑄徒使下戶小氓轉入莫可支保之域豈不有違於平日軫恤之意哉或者又以年事未必每登將來若有米價翔貴之時則雖不加鑄錢價自平其言似是而以今事勢推之設今穀貴錢未必賤果使有穀貴錢賤之時錢者永久恒存之物置之固可坐待其復貴苟其多積無論其貴賤終為國中之所用非如空中耗費之比則不嫌其多而

亦不患其賤矣狀到備局諸宰咸歎服以爲識慮之外其文辭之古雅直宜僂讀云旣而 朝家又以逃故身役之徵於隣族命行簽補代定之法公䟽論本道難行狀附陳回徵法略曰隣族所以難堪者蓋以逃故者之身役徧徵於隣族彼隣族者旣有自己身後又當隣族數三身役一家出後多或屢數十兩賣產賣業以至蕩敗流散不去徧徵之弊則雖日加撫摩民無以聊生若其救徧徵之道惟有回徵一事蓋就一面之中合計其逃故幾名當納之役幾何以其數分播排定於一面勿論貴賤共出錢若干計可備

逃故者身役而止則通一面所出不多而逃故者身後自可備納徧徵離散之弊亦可救得矣臣試就營下公山一邑之一小回逃故最多者計之大要不過戶出錢四五十文可以分償一面逃故之數若其面大而逃故少者所斂亦將不及此數以次替降至二三十文或十文左右而止一面衆戶所斂零星則必無厭苦避免之慮其所以除隣族侵徵之大弊爲益非小也 批以令廟堂稟處而以衆論不齊未果行識者惜焉山郡大同例許作木而是歲 朝家適有木錢參半之令會又木價甚賤變賣不利峽民以是

直隸通志卷之六
大擾丹陽東面有火田處而官家折受柴場差人之
往來者持場作屯勒捧稅粟弊亦不些公狀請一依
原例捧以純木只存柴場禁收稅粟是夏酷旱農形
大無公又狀請京司錢限數萬兩木布限數百同推
移劃給稅大同未及裝發者道內所在諸官家各衙
門屯穀未及輸去者雙樹貢津等五處軍餉捧留各
邑者並許姑留場市依前凶歲例收稅各據空名帖
文限數千張頒下以爲前頭賙賑之用未幾臺官李
性孝投疏構劾以點退魚鮮爲言而初非實狀上
亦嚴斥性孝蓋公按道以來裁抑南少豪強者數人

力糾戊申逆孽依法立役故凶徒喚性孝爲此先是
公以撰述 實錄勞陞嘉善至是疏辭賞典兼以性
孝疏連章固辭 上並優批不許九月內遷右尹十
月移刑曹叅判受代還到城外替納密符疏辭新銜
十一月移副提學尋逾十二月除繕工提調壬子正
月除同義禁會值鞫坐回屢牌行公自數年以來趙
文命宋寅明輩相繼柄用假托蕩平叅用彼此而附
以凶孽中罪過稍輕云者欺蔽 聖聽偏濟私黨公
痛其用心之甚悖不欲與同朝顧以呂申公世臣之
義姑爲此寄寓班序之計而非其志也三月拜吏曹

直隸通志卷之六
叅判中經敲撼屢事丐免九月以宣懿大妃祔廟
董事勞陞嘉義無同經遜春秋藝文提學每當掌
試輒得知名士癸丑正月時相徐命均以體例間微
事有所遜斥辭銓銜卒適俄拜右尹旋移都承旨
嚴於雜人之禁關中肅然同寮竊歎曰謂公文弱
不意其剛乃爾五月出爲京畿監司是歲屢歉之餘
年事且儉民情多可憂公狀請南北漢大興江都軍
餉應捧者並姑收留本邑以爲明春救荒之資而待
秋輸納本所新舊還穀軍餉及大同之會前停退者
並姑退捧諸般身役身貢當年條則之次邑量宜減

捧尤甚邑益加裁減其屬舊年條者姑爲停捧交河
等零災尤甚三邑稅大同中量宜蠲減各邑元還無
以本色督納許令相當穀代納以示軫恤之意朝
家多所採施甲寅五月以同樞還朝俄拜工曹叅
判再兼藝文提學且帶備局堂上承文活人提調七
月移吏曹乙卯四月判書宋寅明以事勒陞本曹卽
尹汲而不用公覆難公陳疏引嬾判堂對疏語多噴
薄上命並罷五月叙除弘文提學還兼籌司槐院
堂上六月除工曹叅判旋移吏曹九月除大司憲旋
移副提學十一月除左尹丙辰正月除吏曹叅判公

直齋集賢堂卷之六
素有奇疾比歲漸甦自弘提以來單遞疏辭不復造
朝時廟堂急公名德已擢擬上卿且有朝暮主文
作相之望而公疾已不可爲矣公精力過人雖在寢
疾中待人客不廢冠服逮至旣革而神識不亂氣貌
整暇略無怛化意稚子在側殊無甚憐之色但日夜
晝常理吾固無恨所恨致位宰輔不能感格 上心
夫伸義理身後治喪可從儉制以示自貶又曰不得
終孝老親貽戚晚境是爲不瞑之恨囑付二弟以餘
年侍奉之宜以本月二十四日初昏捐館壽五十一
訃聞 上下教曰申某未究其用士大夫知與不知

莫不驚愕三月十六日永窆于廣州大石里崑巖抱
坤之原後十年用大臣言追 贈平津君有文稿幾
卷藏于家夫人完山李氏 贈貞夫人執義世爽之
女以甲子二月十二日生癸卯十月十四日棄世賢
孝貞順婦德甚備公嘗狀其行後配貞夫人密陽朴
氏學生天源之女舉一子曰大孫叅奉生二子李夫
人育一女適洪麟漢亦生二子並幼公稟氣清明器
度深遠少時激仰慨然有憤世傷時之志風範端凝
而穩重望之知其爲貴人也童年逮事玄石先生自
有濡染之得又及長于議政府君之世獲服習其晚

直齋集 卷一
年緒言嘗遊農巖金公門農巖旣盛獎公文章而謂公大有學問質亟勉以向裏工夫則天之所以資公人之所以期公者亦可謂殷且盛矣天性孝友其事先府君先夫人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略無輕俊之過世俗例易敬母不如敬父而公則不然其所致敬無間嚴慈壬午之變哀毀成疾幾危僅蘇嘗值先府君重疾衣不解帶夜不交睫者閱月盥藥扶將隨事躬親不使弟妹代勞逮遘末疾曠闕庭趨則先府君寢啖諸節以時必探問侍者迄于臨終始登朝路年富學優其服官政自有餘裕而每事猶諮稟先府君惟

謹以不洎先夫人爲終身至憾追遠享儀另致虔潔撫二弟誘掖備至冀必自樹旣皆老大則又與之朝暮對怡不許離捨俸入必分不以官清而或已伯姊早逝悲念未已顧恤甥女不絕贈遺以致其意其可見於立朝者則始八翰苑適當代理 小朝入侍旣無虛日 大殿候問日或三四職事之繁前古所無而首尾十三朔未嘗一日言勞以其間按月修史亦無濡滯當 實錄之役是寓於戲之思追報之誠則處之益專逐日赴廳不計寒暑殫精竭力顛頓以之及其事竣仕進日子纂錄編數獨倍他堂揔其奉公

之勤忘身之勞可謂盡瘁矣居論思也溫潤之氣有足薰陶啓沃之論深資經術庶幾乎范淳夫之爲講官至若羣凶之按法四忠之雪枉實爲國家之大論而公於是或首發之或力贊之亦旣粗見施行矣其獎忠賢誅亂逆存經法扶世教之功庶有辭於天下後世矣其莅兩藩揔持大體謹守成法杜絕私囑軫恤民隱思深慮熟而事不跲望隆言重而今輒行果於懲勵之政以正風俗明教化爲先砥礪廉節日用粗足之外不作他歧料辦以自給以至各邑營需應納者亦未嘗切切準捧冰檠之操一路爲之騰頌自

世變以來絕不與時輩往還有或來者絕不作謝籌司之赴時壽賢之亡也而不與同席其在湖西適值光佐去來他道循例給馬而公則故遲其事俾用私騎逮入銓爲置一簿疏一邊宜枳者以備踈脫其於同朝先進獨推閔公鎮遠李公秉常之有執守深致莫助之愛兩公亦雅重公器識酷相傾嚮終始不渝其在平居則子諒樂易有愛物之仁襲人之和而至其是非操執處毅然有嫉惡之剛介石之貞於交際淡水爲度不爲已甚之恭過情之辭尤不喜向人脂韋亦未嘗於人折八曰莫向如來行處行蓋用楊東

山詩語鑑識通透而精審心事平恕而公正為言論不激不隨無偏係過中之失律已清慎既貴而衣馬無所增雖未果委身問學而其實自有闡修立身制行必要無悖於義理見諸言語事為者率皆簡當方嚴不墮流俗鄙俚猥瑣之科嘗愛自警編名臣錄等書積事者閱取資親切中歲猶將小學章句及濂洛韻語有益於身心者合作一書以備觀省雅尚恬靜不以外物自累而鍾嗜好於書每夜鍾動人靜即親燈手卷忘倦忘寢率至鷄鳴視以難忘之味不換之樂於少時不作寺院之行而閉戶之專無異深山經

書必三年一覽以為三年用亦嘗手書其正文全帙以便攷閱子史恒所專治者摠計六七部皆為巨帙而輪流通念如誦已言為文章體裁典雅風調簡潔精悍而祛浮冗完粹而絕瑕玷論者至謂鈔刪不得而最其本領宗旨務在根據義理尋常佔畢參倚必是後有公子雲堯夫者出則其必有拂蠹簡檢黹墨尚論而知其然者矣平日所著有劄錄一部或談經義或論史旨間多名言格論其評異端雜伎處尤鉤覈精深剖斷的確實為近世諸公所未有之文字而殆亦有功於吾道矣嗚呼公之學識行誼政事文章

固已著於家集載於國乘自足以不朽千古曠尚何
言顧於方來牲石丐銘之日不容無狀行之先則茲
不自揆略為序次如右唯是見聞之踈漏文辯之拙
訥謂能發揮公平素則未也用是憂懼尚冀立言君
子之採擇而財幸焉

季氏郡守君家狀

君名曙字明寅惟我平山申氏以高麗太師壯節公
諱崇謙為始祖壯節公事麗祖草昧統合二韓從攻
甄萱以身代主如漢紀信故事忠義之名震耀東表
至今配食于崇義殿自是世有名公卿不勝書麗季

有諱晏宗簿寺令見國亂退居全節人以此陶元亮
是生諱槩左議政謚文僖佐我 英陵致太平與黃
翼成許文景齊名配享 廟庭又三世諱鐔吏曹判
書謚文節與靜菴慕齋諸賢立 中宗朝同其進退
世稱已卯完人又二世諱砬 宣廟時嘗平北虜壬
辰征倭立懂于忠州人謂不忝為壯節公後謚忠壯
是生諱景禎領議政平城府院君謚忠翼奉 仁廟
撥亂反正配享 廟庭是生諱坡刑曹判書平興君
亦錄反正勲晚被 孝廟倚任謚忠靖寔君高祖會
祖諱汝挺陽城縣監 贈領議政平寧君祖諱琬領

直隸通志卷之六
議政平川君卽平寧公第坡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
諱汝拭長子入繼平寧公後際遇 肅廟名德俱隆
人至于今稱誦謚文莊考諱聖夏敦寧府都正平雲
君清德淳風識者高之妣潘南朴氏 贈貞夫人左
議政文純公玄石先生諱世采女君以 崇禎紀元
後再丁丑十二月三日生于漢城大寺洞第自少有
精英之氣勤敏之志做事必透治業必篤每携書負
笈或出東山亭子或上近京僧舍讀語孟詩書類皆
沒帙成誦間復兼治朱書自壯歲以來於唐宋八家
之文及歷代史書子史諸家殆無不經眼者由是根

支並茂文識兩臻焉於是先君子甚加愛重先叔父
恕菴公開導期待特深先伯氏屯菴公爲之磨礪相
長不欲暫相離捨且其方物出謀有明敏之見周詳
之慮故先君子於居家處事莅官爲政多令君與聞
叔父凡有應製及章疏文字必令君在旁參商伯氏
允然每當撰述屬君執筆刊刪添足惟君言是依出
外所與交遊在前輩則李學士瑋姜明府啓溥儕友
則金士重致庠尹景平心衡趙文瑞鳳周尹季章鳳
五李聖質挺璞吳伯玉瑗尹景孺汲諸人而李姜推
以爲畏友強輔士重景平最與情義莫逆卽其交際

直者集卷十六
而君可見矣嘗遊厚齋金先生蓼溪朴公兩門間有
講質咸待以國士每當時事出處與有論量蓼溪知
君有史學凡係史家故實輒咨問於君曰今世博聞
強記如明寅者蓋未之見也庚子以解元中進士第
二人士友猶以不得占魁不並終場爲恨而其不並
終場由余之故蓋余與君同赴是場而余不會書君
捨已作而先寫余卷致使君坐晚失意寧不歛恨而
君之用心之重則如此放榜夢窩金相國丹巖閔尚
書就新恩二百人中獨推君端方恬潔期其大闡先
是宋尚書相琦李相國宜顯每當會圍拆號不得君

名則爲深悵沮其妻祖隱巖李尚書光迪嘗期君早
達未及見其立揚臨終甚有嗟惜之語云其在大科
則丁未以後發解節製之登合考見擯不啻屢遭由
是聞望籍甚殆至兒走知名一世公評皆以爲朝暮
榮塗而終未得一吐口氣沉頓末宦則理之舛而天
之爲矣已酉除長陵叅奉時經辛壬士禍朝廷叅
用一番人君輒不就蓋以叅謁政府爲恥也君在蔭
道中家貧親老祿仕爲急而不忍以皎潔之身折腰
於凶醜之類乃能慷慨如此癸丑拜童蒙教官未幾
有一臺疏以近來教官殊無作成之實請革罷上

直齋集 卷十六
不允而只令更加申飭君遍告同列以廉義所在不可晏然無辭遂呈辭單同列繼之吏曹以多官之一時並遽據 上教費辭論諭君始復供職丙辰陞典設別提俄移工曹佐即坐衙之初吏納財簿有指有謂無之端君察其然而姑默之申退招詰吏無以對遂責其罪狀曰汝罪罔赦而念汝父母依汝為生姑寬之其須刻期克納則吏涕泣如命而稱道其事不哀職司營造匠手多所管而未嘗呼一工有所役使禁家人無得識面是歲春遭伯氏喪稟先君子曰高祖考祖考兩墓尚闕顯刻今又伯氏不幸更無所持

請斥南郊薄庄而圖之先君子許焉遂請作家得兩文字繼祖妣別葬伯氏嘗撰表君輒書之並刻而豎之從弟婦荐禍孀居欲賣宅移居君以世守之基止不能得則又為之變買新屋而安頓之推其餘營刊叔父遺集數百本以行于世八月丁先君子憂自侍疾至送終若鑿藥若殯殮殫誠竭力靡不曲盡三年之內情文無缺戊午外除拜司圃別提己未陞工曹正郎尋出宰昌寧適當屢朔曠官之餘初到日邑牒民訴極其繁沓君能無聽並觀耳聞口判裁決如流日未西衙罷而無一事或失照檢民仰吏憚縣父老

直隸集 卷十六
咸曰百年內無此剖決監司聞之多歸以難訟 文
廟釋菜及月朔焚香必躬進行事以儒術文事教迪
士子其有行誼可舉藝業可觀者必禮貌獎勵以盡
導率之責鄉士之爭任相關積數十年作一大獎爲
取文案查辨是非爲文曉諭詞理的確訟遂息新舊
交遞歛民錢雇用夫馬爲列邑通弊而以爲擾民也
別設一廳置錢歛散收其息以充雇價縣野處童濯
而舊例藏水戶納庫材非民所堪君則築石作庫以
爲永逸之圖 國家惟正之供京司應納之物必及
月令無或愆滯至若營門科外之徵則絕不相應以

杜培克之路者非止一二而不使民知始莅之秋將
報田結磨勘吏請姑減以待加徵君以爲報以實數
而不信加徵則咎歸於彼預先減數而待徵加數則
曲在於我遂據原數畢報營門果有加徵之關而只
循初狀三狀如一營門始知當初用意之無隱自翌
年一狀卽捧其於糶糶當糶而斛未準則準量而給
及糶而民有貧殘者則蕩耗而捧其四窮之類則用
官耗充給秋捧時營門例有加儲賑穀之關而各邑
視同文具君獨每年增置比歸增至千餘石哀白骨
徵布之寃則代定移捧悶黃口充丁之忍則必準十

直齋書錄解題卷之六
歲爲政務從寬恕於刑杖特加審慎必使刑罪相當
獨於牛酒松禁之犯夜直朔點之闕則直施笞刑不
許納贖凡九考連上而褒目每用文雅詳敏等語比
歸民懷去思至欲立石建祠而拘邦禁不果乙丑復
除工曹正郎山澤是司厥有檢津船收稅之務舊例
船隻號屬官家則必免其稅稅錢數過常納則散給
跟隨君則官稅而不許免錢剩而不私用於是公用
爲之益裕無管 長生殿治材進叅之際遂畱仕進
未嘗言故禮卽之無管本殿者亦感其爲而不敢相
後黃腸剝餘例分堂卽而君則無所與焉下輩皆服

其清間以輪對官八侍 上下問其家世履歷曰下
教申某文雅操飭如此而不由科目出身殊可惜也
時有一宰臣奏曰是故叅判某之弟文名與其兄相
埒公車之文反復勝之而屢舉不中一世稱寃卽今
科場負望無出其右者矣 上曰然乎予固意其嫻
於文詞尋出守通川時嶺東大飢道臣狀請另差而
銓曹以君應之親知多勸以勿赴而君以義不可苟
避促裝馳赴邑本殘薄加以凶荒百用枵然無可藉
手君貿遷假貸多方經紀官需衙祿並亦移屬畢竟
營賑各需無不足而抑有餘當分給雖他境他邑亦

直齋集卷之六
許同叅八屬近萬口無不霑足翌年麥以登熟秋又大稔一境熙然曰吾侯之賜又公稅民徭官多助給日供魚鮮亦從蠲減而畢賑前不以一錙一鱗踰楸池嶺以故先世助祭之外雖家人衣食亦不掛意方賑時外方流民多入京京兆查還本貫列邑多或百數而惟通民無一焉揔其蘓殘振弊之效爲一道最賑畢監司欲首其績而首賑陞緋世所病也於是爲君地抑置第二東民恠之丁卯乞暇上京方謀通解五月邁微恙初無重症數日猝劇六月二日考終于昭格洞新第享年五十一噫其寃矣九月九日葬于

衿川一直負卯新卜之原遺稿若干卷藏于家君娶星山李氏隱巖尚書季子元輔之女舉二男一女男長大權送繼堂弟皓後以奉本生會考及叔父祀娶縣監金遠祚女次大率娶佐卽李秉健女女適李奎英君姿稟凝靜而英銳心事慈祥而剛介儀觀恬雅一見可知爲名下士居家有至孝深悌不拘拘於儀文外觀之末而致謹乎其大者凡所以周旋於家庭間者雖微事細節猶恐其有外乎至善純美之地雖常以科儒自處而其實深有飭修要置身於禮義廉恥之中平生所爲歷落光潔其屬執守處常不欲有

直齋集 卷之六
一毫苟艱如不就寢卽力辭教官卽其一事器度安
詳心力過人當境應務籌畫先定神識不亂而有談
笑以處之意做事無論難易一味擔當而無姑息苟
免之法素有襟量黜以喜怒形色鑑識透悟城府別
白見得道理分曉論事多的確精切無容改評至論
當世是非人物邪正則分界甚明剖劈甚哲又多先
知而後驗者凡於言論宵中先立一部定見而濟之
以難奪之氣故每一逢場談辯風生一座爲之盡廢
爲文詞格韻馴雅匠心特妙合變伸縮曲盡其能筆
路宏衍一下千言馳騁奔放惟所欲言絕無間闕衰

颯之態此蓋得之八家者然而於三蘊氣味最近若
駢儷對策之世所推重特其糟粕而亦已橫一世而
掩前人矣於史書其妙悟之識深到之見雖古專門
史學如胡呂二氏未知其如何也其論前古治亂汚
隆之蹟臧否淑慝之別明確親切多有發前人所未
發者余每勸其有所論著爲不朽圖君特鄭重而不
果焉平居經心世務才智所推方冊所究優有定籌
綽有成規使其出身而需世則吾未見其何所處而
不可能也其東南二邑之涖不足以見其平素而勤
敏之政仁恕之治綜核之明剖決之能猶足以比迹

直者集卷之六
於古之良吏嘗有達觀規模其於欣戚得失類能隨
遇而安至於死生脩短亦且看得甚輕非但平日議
論爲然直是膏中意思如此方其疾革痘喘二症危
厲已甚以君之明亦豈不自知其大限之瀕而言笑
如常不少見撓一切淒楚瑣細之語至瞑而無發口
者非有素養則然乎此最君難及處矣嗚呼君之剛
方抗慨之氣足以居臺閣之重精深淹博之識足以
處帷幄之近典麗瞻蔚之文足以持館閣之衡周通
練達之器足以膺藩維之畀進而使之居宰執之班
預軍國之議亦未見其甚恭而才具則優命道斯畸

危得第者十餘顧終屯遭不得立身展步以有爲於
當世從古志士幽人豐賦嗇施飲恨身後者亦復何
限而不意其親見吾家昆弟間也君歿也密友知其
所存者哀痛慘惜如悲親戚有百身思贖之感雖泛
然相知無不失聲嗟愕余以天倫之愛無悼國器之
亡者其情當復如何哉茲叙次其終始大致爲乞銘
當世之計而終鮮後死忍爲此役此何人哉尚冀立
言君子之援據而裁擇焉

直菴集卷之十六

直菴集卷之十七

行狀

贈貞夫人李氏行狀

夫人姓李氏本朝 太宗大王介子孝寧大君諱補
 後大司憲 贈領議政文忠公諱黎副提學 贈吏
 曹判書諱之恒義興縣監諱重龜朔寧郡守諱奎壽
 之玄曾孫女而府使 贈贊成徐公貞履之外孫也
 夫人以 崇禎再辛未八月十三日生于漢陽自幼
 仁孝恭謹祥和溫重父母之愛之宗黨之賢之人無
 間言戊子歸于觀察使清風金公致屋時大舅厚齋

直齋集 卷十七
先生大姑朴夫人暨姑姜夫人俱無恙夫人八門殫竭誠敬晨起澡潔省候安寢退卽躬滄瀆之供檢日用之具不敢違息殆至食不暇下匙而惟日孜孜無倦先生晚以重疾屢年沉篤內外侍疾之人終無可意者惟夫人晝夜侍護頻承劇歇奉藥食以進惋愉洞屬誠意藹然先生必勉強進之曰何可孤賢婦孝意也姜夫人性嚴有時訓責辭氣或涉不平則夫人俯伏恭聽兢懼若無所容俟其意降連夕不敢去姜夫人卒乃歡笑而罷嘗謂觀察公曰余性急多以人所不可堪者加之而汝妻每恭受無辨賢哉恒以未

逮事尊舅爲至痛語及必汪然出涕值夫日身雖有疾邊豈之需一一親執不忍使人代之與觀察公相待如賓未嘗有惰慢之容雖病甚委頓若其臨視則起居如常儀觀察公剛毅峻正遇有不可或時色厲夫人和顏以承無一言競辨雖小事必稟而行未嘗敢專間有獻規則敷陳義理皆可裨益觀察公寔賴其箴警之助觀察公或以事出他而人有以物饋遺則夫人却不受曰君子不在而婦人受饋非禮也是或不義與不當受者其爲貽累豈不大乎觀察公再典畿邑夫人以老親在堂皆未從家故貧匱而一言

國朝集卷十七
半辭無及於官物年紀逾三十而未見嗣續觀察公
深以爲憂先生輒教曰汝妻心德有大過人者吾見
多矣未有心德如是而無後者也或勸其請禱于山
川佛寺則夫人謝不可曰縱不躬行終非婦人貞正
之道未幾連舉男子及長子入學見其受書於先生
而有扞格聽瑩處則從傍默會退加傳授且使出宿
於外見其無故入內復加呵責曰汝旣就學惟當從
父兄師友蚤暮勤業古之人有刺股而警睡晝粥而
充飢者此正汝今日所當法若恒居內耳稔升斗之
數眼慣箱篋之細則徒生庸鄙瑣陋之病而無豁達

個儻之氣矣觀察公督諸子嚴行榷夢或至流血夫
人雖憐之有泣下時然復有讐則告使笞之曰熟觀
人家子弟蔑行檢隲家聲者由母之溺愛匿非而令
父不知也嫁遣女子惟勤女工之誨婦道之飭而後
其資裝曰雖在富貴之人不宜尚侈况以儒素之家
清寒之業而豈容不顧高堂甘脆之養徒爲一女務
悅人耳目也雅喜文事經典史籍皆略涉其大致往
往評說有無以易者常以古今忠孝節義之前言往
行亶亶爲子女誦誘且解綴文之法並內而不出故
雖觀察公不能盡知之至其歿後偶得所爲詩一二

直者集卷一七
篇於巾行間而恨未多見也生理淡泊簞瓢屢空而容無煩惱之色口絕求乞之言曰貧人之守身勵志百倍於人猶恐其駸駸於斯濫况苟且之念先發于心則不知不覺其入於無所不為之境矣凡於衣服器用斥去時俗華奢之物曰人宜循其素志何必矯改本情以趨世態也見人疵累愍然矜惜惟恐其少露子女輩或語及則必嚴責曰干汝甚事汝輩且盡汝所當為而已衆婢使雖有奸猾事必包容而寬宥之甚則徐加責罰而不肯質言其事又禁子女輩鞭扑僮僕曰兒小時惟怒是肆不知所裁則長必為暴

戾之人矣至於犬馬之賤亦不以惡言加之觀察公嘗曰同室二十六年但見其謙順自牧儉約自安而一未見其於人有所非毀於物有所訾棄德量非吾所及也嘗於昏黑獨處房室忽有鬼魅揚沙撼牖夫人端坐正責曰陰陽路殊生人之居詎容鬼闕况吾於家為主婦於秩為三品爾何敢侵侮乃爾自後絕無形影聞者難之觀察公鄉居庶族甚蕃比閭頗廣而禮際之防周卹之施兩盡而無憾見有急難而情可憾者輒罄所儲與之曰豈可為日後之慮而不揀他目前之急耶常以為商賈貪利者也交易之際不

直者集卷十七
為已甚曰無失於渠斯已矣錐刀之末何足競哉壬
子先生易簣夫人哀毀踰節漸瘠無餘而不以寒暑
一闕朝晡之哭或以羸瘁之甚請其小止則曰人所
自盡者非親喪耶卒不勝喪以癸丑三月十七日棄
世距其生為四十三歲初葬沙川先塋局內後十年
觀察公捐館將謀卜地合封云始丙午觀察公陞通
政夫人從受淑夫人誥後授慶州府尹追封貞夫人
育二男一女長鍾正進士次鍾直女適尹心緯嗚呼
夫人稟姿柔和而濟以端莊規模雍容而持以貞固
平居若體不勝衣而至其以義自守則確然有不可

奪者摠其言之懿求之古先女誠已鮮不合而獨
異夫教子以下數事持此上谷郡君家傳尤恰恰相
符何其似也是可以觀夫人矣曠早側跡先生門下
獲友觀察公與有兄弟之情其於夫人蓋以尊嫂仰
之竊識其微範者審矣故觀察公昔以狀夫人之行
命余今孝子泣申其請忘不文之為可辭而輒序次
如右以俟立言君子之財處焉

郡守具公行狀

公諱鼎勳字子受系出綾城具氏自高麗肇譜始祖
存裕官檢校上將軍八我朝有諱成老江原道大

元帥歷二世諱壽永錄靖 國勲知敦寧綾川君又

三世至諱思孟事 仁明宣三朝卒官貳相號八谷

贈領議政綾安府院君諡文懿以其為 仁獻王

妃考也生諱成叅 宣廟扈聖勲階資憲綾海君號

草塘 贈領議政府院君寔公六代五代祖高祖諱

仁基都正 贈贊成綾興君曾祖諱塗郡守 贈叅

判綾坪君祖諱文洙僉正 贈叅議考諱夏柱縣監

贈叅判綾恩君妃 贈貞夫人礪山宋氏外祖郡

守諱搏公以甲寅正月二十九日生自幼器局沉邃

喜怒不遽形見者期以遠到稍長事親至孝凡值色

憂雖微恙焦熬如焚粥飲藥餌必躬親不使弟妹代

之不脫冠帶至夜分日以為常平居侍側執事有恪

無違友愛同氣少無物我間宗族鄉黨莫不稱其行

義我王考平川公常愛重之我外王考玄石朴先生

為孫女擇對平川公舉公言其可妻玄石先生遂許

焉公既委禽則請業受小學書濩棲嗜好力下工夫

比中歲猶併註釋如誦己言又能反之身心體行脚

踏而多所得力故嘗曰吾平生幸免大過者賴此書

耳及壯以多聞識饒智略著世而又好善有量農巖

金先生昌協睡村李相國畬皆推其名行才猷許以

直者集卷十七
公輔器公亦厚自待有一得當國計民憂之意顧時
命不諧阨於公車儉齋金侍郎操每究其屈李相國
觀命之秉銓也勸其甄拔己亥始除 永昭殿叅奉
公不以位卑而職思其居盡分做事同僚及後來交
承多竊歎者庚子移義禁府都事辛丑遷水庫別檢
壬寅凶黨得志驅逐士類殆盡乃構劾公以公為休
戚世族而有沉傑名忌之也見配東萊夷然就道略
無幾微色及至杜門謝客日以書史自娛然義不忘
國憂念時象間為吟詠以摠其懷甲辰蒙宥還住
扶風庄舍乙巳 朝著清明除司宰監奉事丙午陞

濟用監直長丁未秋時事變棄官携家入西峽寓居
兔山筭室扁以歸休用陶彭澤賦語作八絕以見志
公之庄舍固在扶風而捨而之兔者蓋慮有變亂而
起自湖嶺也然人多訝之及戊申逆變果從三南則
始歎其先知之明賊平以叅會盟祭例陞六品壬子
除司導寺主簿尋遷金吾郎癸丑遷 宗廟署令甲
寅拜白川郡守臺臣有以未經縣違政格為言者蓋
意在侵銓不在論公然力辭必違二月陞司饗院僉
正八月出守陝川郡為治以教化為主常對邑人必
以忠孝節義之說誨誘不倦又擇其長老有文識者

面各一人使之導率而糾正之或笑其迂則曰彼亦人豈有教而不化之理况當變亂之後在我之道不可不如是不為矯激之行以要時名亦必以廉潔自持奉先養老雖極豐腆周急之施多在親戚故舊而自已田庄無尺寸益嘗有家少輩以沁中有賣土者乘間請買公正色斥之朔俸有剩輒歸之公用最晚與方伯有所爭執而公終不撓方伯愠遽置殿考公議莫不驚訝公將歸臥兔山適疾作未及登道以己未二月八日卒于官享年六十六歸葬于揚州先山八谷公墓下負某之原原配潘南朴氏玄石先生叔

子恭正之女後公二年而生先公三十六年而歿才行兼備浚得尊舅心公亦雅相敬重多產未育後娶淑人坡平尹氏益間之女舉一男一女男命遠女適趙德行公內行甚修尤篤向先居前後二艱棘藥之哀有足感動事繼母無異所生諸弟不許分產而尤持末弟不使離側曰汝既早孤吾老而無長成子女不容相捨也其於先世名德政績論議出處皆尋究考認以為慕效勸法之地平生所為多在於發揮先烈闡揚家聲之事追慕玄石先生沒身不喪凡其刊行遺集營立祠院等事奔走經紀以底成緒而後已

交遊多一時名勝與我叔父校理公及慎大諫無逸最厚而莫逆友道之盛無愧古義雅有檢飭規模歛膝危坐言笑有節則毅然鉅人之度而及與人談叙間以善謔不設表襮有軒翥氣象然亦不出繩墨之外發語間有藥石人者故人皆畏悅而亦或竊忌且有鑑識於世變人事多前知而後中趙叅億以戚分曾與同研往還中間公忽絕之人問其故則曰後自知之權益寬嘗屢逢公於人家聞公持論峻整而頗憚之辛壬之際叅億果為克魁而公之謫啓出於益寬矣在謫之日俞相國拓基李侍郎喬岳浚相愛好

或為文美之至此劉元城公之詩文勁健有雋才然矜持而罕出之亦不收留故人未遍識草法竒古一代筆家莫與之競尹淳以筆自任同時少許可而獨於公推挹不已人有求其筆者辭曰當今行草惟具令一人時公為令 太廟故云嗚呼公之行義文藝人地風采固非抹撥當世之人而最其字量之宏衍器識之沉澗自期之遠大人望之殷重下之可以方岳連帥中之可以錢穀甲兵上之可以槐棘巖廊何所處而不可而命不才謀陸沈蔭塗許大負抱多少經綸蟠鬱輪困百不一施甚至一行之作並遭三黜

之困秉直不容雖亦可以見公而於其歿也蓋凌志士幽人之憾焉可勝慨哉曠拙筆也於公鉅偉不足以形寫其萬一而公之子泣請不已且念以同里少輩夙荷公第畜則義亦有不忍辭謝者茲為之略叙如右庸備立言君子之考徵焉

縣監朴公行狀

公諱廷珪字獻之陰城人朴氏祖羅祖羅末有竹山君者譜失其名八我朝有諱淳選清白吏吏曹判書時太祖移御咸興前後問安使皆不得還自後人皆憚往公自請行用子母馬事感悟天衷遂基

回鑿之慶而還到龍興江亦不免焉太宗哀之贈謚忠愍旋其間祭用不遷忠愍有賢胤曰昕官叅判忠愍訃至投階從隕歷二世諱秀元以孝行薦授監役不仕是生諱淵亦以孝行授監察高祖諱有寧執義親癢斷指丁憂啜粥三年會祖諱至誠贈承旨祖諱浩遠贈叅判以至孝旋間考諱震龜同知中樞至行純篤克世其孝妣貞夫人順天金氏事舅姑孝待妯娌和教子女以義以崇禎後丁巳九月二十八日生公公稟性溫仁誠孝出天自在童年能有以自盡於奉養服勤之節嘗與同隊遊隣家栗園

衆方爭摘公獨却立衆詰之公曰家未及薦新也聞者竒之稍長凡衣服飲食雖一衣一食必兩親衣然後衣食然後食當寒同知公欲有脫著則所著必先自著伺煖乃進事雖微細必稟白同知公然後敢行丁丑同知公邁癘一日氣絕自初昏至夜半公呼泣奔走如不欲生卽斷左指進血見者莫不喪氣戊寅又闔家患癘同知公所患尤篤公廢食飲左右扶護夜必掃地禱天乞以身代及益篤昏室終日舉家方號擗公急剗左股血出無多且以匙刮取灌口中俄回蘇竟獲全安時闔家染痛中獨公無恙人以爲孝

感所致辛巳丁金夫人憂哭擗號呼感動旁人凡喪葬之禮祭奠之節盡情無憾奉養同知公竭力盡誠靡不用極家甚貧窶而親所欲爲之志無不承順親所欲嘗之物無不得進就養之際常恐親意欲有所與則必別置餘存而俟之出外或見珍果美味之見饋則必袖而進之隣里感歎如得滋味輒送助孝供焉庚戌同知公疾篤晝夜焦遑不解衣帶藥必親煎不使旁人代之及遭故哀毀踰節三年之內顏色哭泣一如袒括之日小祥以後以無朝夕哭也每晨朝詣靈座展拜以致定省之儀年方不毀哀疾滋甚而

朝夕祭奠必身親家人或請代則曰二十五月之期其將幾何病不至危豈忍不參耶強請則呵退之服闋常著布衣素帶每當生朝悲不自勝馳至先山號哭終日夢裏承顏輒驚覺涕泣與人語語及先親必汪然垂涕焉公嘗中辛丑榜進士旋拜宣陵參奉恪謹奉職無時少懈每當祭享必齋沐設素以致誠敬董飭膳夫使之盡心精潔惠恤陵丁久猶追思未已癸卯陞廣興倉奉事投刺戶判戶判稔聞公名欲試之猝問一年總納幾何見儲幾何朔頒幾何一年通計幾何公卽一一應聲對之戶判大賞之逢人

輒稱其名不虛得稅捧例有所刺一不入家以分窮族貧交待舉殆數十家甲辰遷尚瑞院直長七月移司圃署別提俄轉司憲府監察凡禁條另加糾察其虛實相蒙處必辨別整釐押班檢飭尤致謹嚴人皆厭憚乙巳宰牙山縣爲治先教後刑彈誠奉公竭心愛民凡公稅徭役多自官替當蘇殘振弊闔境晏然清白自律無絲毫附已值荒歲設賑京司上營請得之外蠲除廩俸自備穀近千多石早夜焦勞區劃備至廣抄飢口實惠遍及一邑賴而全安善賑爲四隣最旁縣倅有遭艱去者公以兼官爲封庫往與其人

爲素昧而矜其客地遭喪爲留多日指揮初終事使無餘憾戊申逆變起隣邑吏民大半投入惟牙按堵如故無一名犯順人皆異之時湖西諸邑殆無乾淨地新舊監司兵使御史其他使星咸湊於牙而公接應無闕一道徵兵之赴巡撫亦實自本邑始而朝家未及照察以牙爲湖要衝非文吏所堪用武臣代公一境士女舉皆冤惜去後之思久而不衰有一士族嘗以罪受杖後聞公喪哀泣不已人以廖季事比焉公自永感後嘗無意任宦恬靜自守視世之祿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晚來僑居玄湖常左右

圖書潛心力究曰少所艱格晚頗融會其味無窮但恐歲月之來無多耳壬戌春寢疾瀕危少無怙化意言于家人曰死生猶晝夜顧何所傷若使死而有知當歸拜先考妣此誠至樂也遺訓子婦罔非治命四月二十日考終于家享年六十六始公之生前一年別立忠愍公祠堂而奉安其神位矣叅判公夢覲一宰相坐祠堂中抱秀羨一男兒招同知公與之曰此汝家竒瑞旣而金夫人有身人異之及公歿前幾月公又夢就坐忠愍位前未久觀化其始終兆徵極非偶然矣八月日葬于高陽歸綏谷乾坐之原明年因

直齋集 卷十七
鄭公彥燮等六十八人舉公孝行呈文禮曹上達
天聽乃施旌閭之典原配淑人平山申氏副總管漢
章之女慈順簡默婦道甚修怡愉和睦事育無歉與
公同年生卒先二十八年繼室淑人晉州柳氏學生
涵女有子二人長景欽申氏出次俊欽柳氏出也嗚
呼惟公之德蔽一言曰孝矣夫孝古人至行公家家
法而公悉能之則蓋可謂于古無愧克世其家矣是
以溯而上為先發揮殫其志思修舉竭其心力公
而下為親親友于兄弟施及族黨於是鄉黨上其行
國家旌其蹟聞者足以興起過者為之必式德莫

尚於此矣大既立焉餘可略矣然而公早遊厚齋金
先生門先生以其有受道之資期勉特深公則篤信
師說傳習不懈又讀書講義務主實踐絕無浮汎之
病故能得其力交朋友待知舊親仁汎愛各適其宜
答人疑問與人論事要必當理合義可行無弊茲故
學優而仕涖官治邑綽有餘裕具有成蹟雅不事詞
藻而所著詩文若干卷類敦朴有可觀長身秀偉儀
觀儼然不事修為表裏如一則長德者風而赤子心
人矣最自身心檢押以至外來酬應惟義是視非禮
不趨一有未安如朝衣冠而塗炭也顧獨浚自閔諱

恒以近名為戒故人鮮克知知其如是而謂之如是者自我之外復有何人哉余於公為同門少友服習公者雅而慕悅公者深矣今者景欽君述公遺事來請公狀始辭以非其人而不得則為之叙次如右其於遺事所錄繁而不殺者其言皆余夙所覩記非有溢辭故也立言君子庶亦審察而財幸焉

承旨樸窩李公行狀

我 聖上初載有真諫官風采古直臣節操者曰完山李公諱倚天字斯立 恭靖大王第四子宣城君諱茂生之後 贈承旨諱昌胄 贈叅判諱定邦同

知中樞府事號西巖諱震白統制使諱澤之玄曾孫子妣 贈貞夫人林氏外祖縣監可材西巖公高文清福統制公忠勤廉白為世稱誦公以 崇禎紀元後丙辰九月十八日生于海美餘美村自幼沉默端重無粗率浮雜氣貌父母殆無可以謹勤鎮密等語加勉之者少從郭公始徵受小學儕友畏其簡諒治公車尤長四六癸巳登增廣文科入堂后未幾丁內艱丙申服闋及當分館有不悅者抑置國子夢窩金相公辟為司錄戊戌陞典籍經禮兵二曹即兼春秋已亥統制公仗鉞西閩遘疾暴重公星夜馳省中道

承訃號隕擗踊幾不可支幕屬有以記簿外銀貨欲備葬需者公以不可累先德辭不受別簿畱歸遠近聳服辛丑外除復入騎省爲正郎際景廟稟承東朝旨冊封今上爲世弟仍下代理命公差都監卽董事十月拜司憲府持平時賊臣鳳輝投䟽向建儲有無將不道之語泰耆又䟽救鳳輝又與錫恒世良等咎代理奉承大臣諸臣肆構罔測說公與羣僚連發耆輝恒良等誅竄之啓又發韓配夏李堞李仁復營救諸賊並請罷職之啓又䟽論宰臣李緯金興慶權愾趙觀彬洪錫輔諸人當此危疑之際合置

周行之列不可任其圖僂引退之意已而逆鏡等七賊凶䟽入而時事大變公亦被削黜誣獄大開三年鍛鍊遍戮先朝舊臣仍欲危動諸位公聞世弟欲出閣辭位慈殿下諺教封還則不覺失聲搥背自後係心王室常憤痛不止甲辰大喪赴哭因山先是公已有敍命今上登極諸賊臣猶充滿朝廷或有投匭嘗試者又賊臣泰億筵奏有犯大不敬者又喉司金吾有壅遏處分者公以前啣抗䟽略曰大行大王以至仁盛德式遵祖宗徽規授我殿下以三百年丕基其光明正大之舉超出百

直者集卷十七
王而一種邪議孽芽於初百端變故同出一軌權益
寬李明彥尹容輩相繼投疏凶言悖說無所不至援
立擁立其果安此等說俱為絕悖無倫趙泰億又以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語肆然陳達此為唐朝昏亂
之日闡寺輩援立庸君之事何敢以此引喻提說於
咫尺前席哉噫嘻逆鏡以後 殿下試看廷臣有一
人為君討賊之言哉居近密者一唱營護之論而柳
時謨不思出處等語熒惑前後已極萬萬痛惋而金
始鑛之以有心無心巧為假設之辭抑揚閃弄反復
眩亂一以為探試 上意之計一以為逆鏡藉口之

資 殿下既命鞫問逆鏡則處分不可謂不嚴而前
後伸救之徒接踵而起莫之能禦者豈有他哉護逆
泛以護黨斥之薄罰不過削黜而止則如是而其可
望懲奸情服逆黨哉鞫廳罪人拿來之晝夜兼程乃
是嚴急不易之典逆鏡拿鞫 命下已逾一旬而逗
遛近畿行路喧傳奸情將綻遂奏旋發欲為掩跡彌
縫之計未拿而如此則雖拿來之後亦安保其登時
訊鞫明正典刑乎臣謂覆逆承旨營護玉堂金吾郎
一併竄配然後 國賊可討君誣可雪矣又論朴胤
東 國輓中句語命意陰慘下語叵測亟宜究問定

罪乙巳復拜持平陞掌令歷獻納轉執義司諫間被
薦館錄見格都堂世至今寃之其在憲職也極論凶
逆情節請嚴加究覈曰辛丑以後羣凶之謀危殿
下不一其端兩賊伏法之後其始終脉絡畢露無餘
矣昨日問郎都事各人之招備言白望上變中許多
辭說鑿鑿相符明有根據而當時諸臣急於掩覆乃
敢以亂招目之終又撲殺滅口古今天下安有是乎
到今端緒現露之後細究其源則鏡賊終始排布之
狀明若觀火望招曰奏請使來到當為上變果然先
來到京翌日虎賊變書出相符者一也望招中鏡檀

徽三賊又出於宇寬之招比望招尤為明白相符者
二也寬招中多引凶宦而其中數人卽儉獄時漏網
者其脉絡之相連據此可知相符者三也望招所謂
緩論之說今觀朝著間景色一何無差爽也相符者
四也四證既具一串貫來則白望雖死而猶生又何
待面質相詰而知其情偽乎鏡虎輩設計不過締結
凶宦從中伺隙待外面上變而和應下手而已天祐
宗 祊儉事先發而渠輩之頭腦已破虎變雖上而
先王之友愛無間故不得售又望寬二招其歸宿
處莫不發源於儉獄三者合而為一不可不一體並

覈也又儉獄不復窮竟則餘黨之潛伏禁中必不但
宇寬所告而已一一覈付有司一體究問斷不可已
也 上優答始下寬招所引沈檀等各人拿問之
命公又發沈廷玉徐斗昌拿鞠之啓 上允從又發
尹志絕烏安置之啓曰志以逆商之子爲鏡虎之腹
心內則與徐斗昌交通儉烈外則與趙趾彬結爲死
友寬招所謂就商爲訓將元徽平兵之說志實主之
及今儉獄將覈事端微露則自其父配所星夜馳來
潛伏于賊輝孽屬尚全之家聚會凶徒昏夜綢繆決
不可一日置之以貽一日之憂 上始難而終允又

啓曰時龍之勸虎賊上變已悉於虎賊之招况今渠
招中其所勸成情節不啻明白請仍令設鞫嚴問又
啓曰頃年白望上變之招何等重大而其時按獄諸
臣初不欲書及有問郎都事爭詰之端然後不得已
書之而畢竟稱以亂招撲殺滅口其間事實不可不
一番究覈請其時問郎都事爲先拿覈又啓曰白望
所告經年掩置今始發覺則與始上變者無間請白
望所告諸人亟 命設鞫嚴問 上皆允之沈檀元
日世李世重乃望招中緊出者而 判付中見漏宇
寬所引及尚儉獄事時干連諸宦亦有未拿鞫者並

又發啓請以嚴刑正法公於是時得當言路以討復
爲已任無事不言無言不盡如此已又偕三司合啓
請鳳輝嚴刑正罪泰考錫恒追奪收孥光佐泰億圍
籬安置又以語犯 聖考誌文及侍藥無狀發朴長
潤李公胤拿鞫正刑之啓又發疏下六賊拿鞫之啓
曰凡以疏章得罪只罪疏頭者蓋可施於微管薄過
而不可施於犯逆之人也况其疏之將出也雖以凶
黨之同一心腸者亦有退縮而不叅旣叅而削名者
而獨六賊攘臂擔當者蓋知與儉賊約束萬無一失
故也若此者亦可以漫然隨叅無知妄作論之乎又

論權益寬李巨源李真洙負犯深重而配處優近請
改定配所又論李真望甘心護黨趙趾彬狂悖無倫
請各抵罪又請泰考潛入時引進內官嚴鞫宮人拿
出時作亂都事及按獄諸臣並拿問定罪 批皆優
容而第於三司合啓一向 靳俞公退而上疏引言
不用當去之義曰昨日登對時 殿下不以臺言爲
非而連章累牘尚多未允 殿下若以臺言爲不是
而不聽則猶可以苦口力爭期於開悟而 殿下旣
知其爲是而猶莫之聽則臣亦無如之何此臣所以
反復思惟不敢復出者也又曰臣伏聞昨日登對時

大臣以下諸臣悉蒙伸暴瞻聆所及孰不聳忤而第
念誣獄外亦多有至冤可矜者彼任啟尹志述是何
罪也志述亦讀書人也為親者諱亦豈不知而先
王誌文只是記述先王盛德而已則其不可諱辛
巳事者義理當然言雖過激其義則竊自附於明彞
倫正名分而終以是首被慘禍昔我聖考蓋嘗以
為有國以士氣為命脉宜扶植而不宜摧折命建
陳東等祠於太學之旁使有所觀感焉若志述者蓋
亦因是而興起者也畢竟言人之所難言至於殺身
而不悔若志述者可謂不負聖考矣至於任啟辛

巳一疏為聖母嚴討復之典兼陳東宮停賀禮
之義蓋所以並行而不悖者也聖考雖以語多狂
妄稍示微譴而曾不踰年特命放還有一已巳餘孽
持之不已則聖考責之以義理不明於啟則獎之
以忼慨之士聖考於此等義理其嚴若是矣而彼
羣凶素以名義之罪人必欲甘心於扶植名義之人
羣起迭出求罪不得則乃反捏合當初浮言以欺我
先王以成啟之罪嗚呼啟志述俱以布衣本無與
於傾奪之際而凶黨之構捏眩惑必殺乃已者蓋兩
儒殺之然後辛巳之獄可反而聖考處分可歸於

直齋集 卷十一
疑惑矣兩人雖不足恤若其關係則不特兩人事而已
上溫批不許其歸蓋上於公察其忠欵其言皆執理難奪故雖不之一一勉從而優容惜其去公以既居臺閣未能積誠回天久於其位為無義一疏再疏必欲祈免而終不得適呈病三告上又特使還給公益不自安具短疏略陳感激之忱又及領相鄭公澔之去國士類失望國事無托復用其言克舉天討然後更加挽回遐心之意會有長潤弟亨潤檀子得行擊鼓反詈公多駭悖虛妄語公遂上疏痛加辨析終陳懲討之義畢陳衷悃曰嗚呼殿下其

以為謀危殿下者惟一逆鏡而已乎向時盤據朝廷者皆是也此輩之必欲無殿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殿下知其所由然乎蓋聖考之所秉執者春秋也而此輩實春秋之反賊也聖考之所扶護者倫紀也而此輩實倫紀之罪人也既以是不見容於聖考之時則於是乎妄自揣度以有待於他日矣丁酉未安之教旋即悔悟而羣起迭出斷斷不已疑怒我聖考無所不至及其代理命下則乃欣欣相賀溢於辭色惟恐其事之不張大殿下試觀當時景色一何與辛丑代理時相反也嗚呼先

直者集卷之十一
王卽 聖考之子也 殿下卽 先王之弟也爲臣
子者惟當以事 聖考者事 先王事 先王者事
殿下而已今此輩之必欲分而二之何也父子尚
欲分二之又何憚於兄弟之間哉古之人追先帝之
遇欲報之於陛下今之人追 聖考之怨欲逞之於
殿下是誠何心哉若於此泝究其源則可知此輩
爲 聖考之罪人而不得不討也嗚呼惟天將降大
任於 殿下則不得不出凶逆以拂亂 殿下之
心志四年之間 殿下畏約窘蹙備嘗險阻亦足以
困心衡慮增益其所不能臣願 殿下必以古聖王

自期毋以小嫌自沮毋以往事自局爲學則毋專心
於講誦爲政則毋費力於細務用人則毋拘於格例
討罪則毋雜以私意焉所謂討罪一欵臣方待罪臺
閣此爲職責請演陳之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
夫好人固仁之事也若惡人則似不屬於仁之事而
聖人之言若是何也蓋仁者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意
之謂也天討有罪是本然之理也以其罪罪之非我
之私是以謂之仁也又有一義焉蓋能惡人然後方
能好人譬之稂莠不去佳穀不養此義甚明以 殿
下之學之高明豈不知之耶臣之敢疑 殿下以或

直者身 卷十一
雜以私意者亦有說焉 殿下於討罪一事持疑不
決者或以事關自己強勉而容之耶又或惡其濫殺
之名而姑示包荒耶 殿下於此必居一焉若是皆
不免為私意也得罪 宗社者不可以事關自己
所嫌阻也人人之所得以誅之者不可以濫殺之名
而有所回避也惟順乎天理一付公議我無所容意
於其間然後方可謂能惡人矣又曰臣於近日朝臣
亦有慨然者向者屠戮之餘非竄則黜其不能為
殿下出力效忠固也及今奔問之義不容少緩而優
遊徐遲了無蒼黃急難之意臣未知難進易退之義

果可行於此時耶若其初見君父之日惟當以雪
君誣討 國賊為第一義而其所建白非請放則請
叙也是何輕重先後之倒置也彼禍家子弟至痛在
心不能少須臾以俟亦人情之所宜然者然追念其
父兄為國家死而不悔之意則 君誣未雪 國賊
未討之前何可以私家伸暴為急務也 殿下於李
縉金祖澤疏 特賜優批有足以感人心而泣鬼神
在 殿下之道固宜若是而在兩臣之道恐不當若
是此臣所以為兩臣慨惜也其在諫院也發李師尚
正刑之啓曰師尚陰啖凶溥構成誣獄斃殺林演以

直者身 卷一
滅根本惟我 聖考浚惡久痼絕不收錄怨懟之志
實源於此及其子賊科之 命削也怨毒尤益次骨
協贊羣凶作為高主白望上變實告謀害 兩殿之
賊老臣一疏蓋出延頸願死之心而急急請對流竄
絕海而終使撲殺告者以滅其口至若四大臣聯劄
只不過請遵丁酉故例而至謂之篡奪必欲加以極
律且以先除大臣不可遺一等語書激鏡賊噫先除
二字指意陰凶且哀冊中肆引王莽董卓之事敢為
誣辱 兩朝之計者窮凶極惡與鏡賊一套做來請
師尚丞正邦刑 上始以次律允從公又論李顯章

辛丑一疏指建儲謂潛圖密旨指代理謂趙聖復效
忠 春宮又有帝奕我 殿下孺嬰我 春宮等凶
悖之言實與逆鏡疏語相為表裏發極邊安置之啓
又論權詹以全羅監司聞逆鏡之赴配出迎路次握
手流涕多以錢布贈行又論李昌壽以宣傳官當李
公願命之受 後命也多有駭悖不忍之事都人至
今切齒李箕成李普煜誣陷李公晚成致其冤死於
犴狴並發遠竄之啓左相閔公鎮遠嘗進袖劄詳論
先王違豫羣凶壅蔽擅美威福紊亂刑政今不可
不明言 疾患以彰本然之德且治凶徒濁亂之罪

直者集 卷一
則 上是其議告文中 命添違豫二字鄭錫三徐
命均宋寅明趙顯命等交疏迭攻多有悖說公並發
遠竄之啓而 批旨只竄錫三而餘不從公又發忠
清兵使鄭道元光州牧使李宜著貪虐諂媚御將李
鳳祥捕將金洙誤事失職並發罷職之啓又疏劾平
安監司吳命恒濟州牧使慎有益昌城府使洪夏錫
林川郡守朴弼禹等貪污又言故判書申鉉之返樞
也歷路擔軍既有 朝令而金溝恩津終不出人致
屢日停喪請兩邑守令論罪又請罷湖南新設長興
都廳又請減年前賑恤時列邑移轉米錢年條最久

者又請禁京司禁吏作弊收贖都民者多蒙採施尹
陽來以大司諫多般稱托不叅合啓大論而忽疏譖
公之論人多涉色目公引避痛辨又備斥陽來以光
佐狎友規避合啓不但規避又斥持正言官使不得
有爲者其用意陰譎狀物論快之時左相閔公鎮遠
右相李公觀命爲討復閱月庭請公與三司又連伏
閭極論而 斬允合辭之故間有未安之 教右相
陳疏告歸左相亦引入不出公又上疏更申請討凶
逆之義因論殿薄體國大臣爲未安之意且劾兵判
洪致中巧避大論之非掌令蔡膺福趙命臣大司諫

李喬岳陳疏救致中致中亦上疏自明語涉譏刺公
詣臺引避則王堂李瑜處置而置公落科 上特命
出仕公承牌詣 闕陳疏祈免力言喬岳瑜阿附重
臣輕視臺章之非 上優批不許俄而 上以天灾
孔酷特下 備忘求言又親臨金吾疏釋罪囚而重
犯難赦者亦多與焉公遂應 旨陳疏悉陳勉戒之
義曰今日是何等時耶方當大有爲之時荐見極無
前之灾絲綸十行圭璧再將而甘露終靳旱日先杲
殷湯六責而大雨方千里宋景一言而妖星徙一度
是豈辭令過 殿下而然歟惟一誠字孚格天心耳

臣不敢知 殿下之應天者果如是乎竊覲 殿下
聖學非不高明而凡於事爲之間殊欠誠字上實下
工夫任四聰之英明而有獨御萬機之志循一己之
私意而無廣採衆議之心臺閣之言則下非常之教
而必停其論庭籲之舉則降未安之批而必撤其儀
體國大臣情地不安惶感引入而 殿下終無至誠
悔悟之意反爲迫促脅出之計必令捨其所守勉應
嚴命畢竟排衆議而臨王獄親行有司之事者非伸
理冤枉乃徑勘鞫囚而其所酌處者亦低昂輕重寬
恕之恩偏厚於元惡之賊 殿下果以酌處凶徒爲

應天弭災之方耶是不過伸 殿下之私恩而已非
出於奉天行討之公心則皇天無私惟敬是享天豈
享 殿下之私意哉四大臣爲國之忠被誣之寃
殿下亦嘗洞燭哀傷惻怛之教屢形於王言而若其
嫁禍毒殺之輩不忍加法必欲全活 殿下所以哀
傷惻怛者果出於誠心則所以處分者固不當如是
也臣恐從今以往爲忠者無所勸爲惡者無所懲此
賈生所謂痛哭流涕者也且伏聞向日 筵中以光
億事屢教至引漢昭爲諭噫嘻 殿下之言奚至此
耶 殿下於前日以霍光比擬於逆輝臣妄以爲引

諭之偶然失當今又以昭帝爲言始知 殿下之教
非偶然發武帝知霍光忠故授周公負成王圖以屬
之昭帝昭帝謂先帝所屬而信之不疑者固其宜也
今光佐則怨對 寧考終不入臨泰億則得罪 寧
考永爲廢錮俱懷怨毒之心未有受遺之事而况其
謀危 宗社誣逼 聖躬之情節畢露無餘 殿下
之反擬之於霍光而懲討之言則歸之於讒詐之科
者抑獨何哉泰億則其請對時將至何境等說與光
輝良鏡國公廢立陰移篡奪之言連一脉絡而若夫
門生國老之語尤極凶慘其言比之鍾巫禁庭一倍

直者集卷一
陰凶其可謂之一言之失而姑爲容恕耶况鏡賊則謂之蔽諸心發諸口秦億則謂之原其心恕其言臣謂光億兩賊並依律處斷而後人心可服天譴可答上批有曰陳戒之言宜出愛君深嘉平日之樸直此等層激之言予不欲聞疏末伸雪錄用等說爾言是矣令該府稟處公情勢益不安遂尋單違罷每以孤負初志未伸義理爲恨尋叙爲宗簿正移輔德乞暇省墓丙午復拜執義承 召入京則左相已引義釋負洪致中爲相顧護凶黨沮遏大論臺臣又有以論致中斥補者公辭疏引咎略曰臣自阻於臺地久

矣今此新 命何爲而至也或者 聖明以爲是夫也亦已知悔而然則不可謂知臣莫如矣臣特一愚蠢無變通底人始旣不自知非今何自悔之有臣只知 君父之讎不可不討而已則區區素心終難變改而顧今事勢大異前日反復思量蓋有不可復進者四焉加律二字實臺閣上大議論臣以此累煩疏避而時議則姑徐至今謄傳故紙律名如舊臣必欲立已見而正其名則臣之氣力不足有無於其間如欲龜勉隨叅則自屈素守而能感動君心者未之有也此臣之不可復進者一也領相固守東岡右揆自

屏荒郊獨一大臣以肺腑之親休戚之義屹然獨立
無所回避竭其忠赤以冀一悟 天聽逾邈 國事
日非於是乎引義辭位終必釋負今臣一小臣也其
何敢比擬於大臣進退而然其自始至終以討逆為
大義則今日廷臣之所同然也臣與大臣何間焉大
臣而猶不得不去况如臣者乎此臣之不可復進者
二也日昨 備忘以崇獎過激責銓曹若臣異懦雖
欲掠取過激之目以自榮而不可得而前後居臺職
最多狂叫亂呼不自知止今此 聖教安知不為如
臣者而發也然此則妄度也夫人君訓其臣下必曰

寧激無渝猶患其不能振起今乃先疑過激必欲裁
抑從今 國家置臺諫何為哉此臣之不可復進者
三也成震齡之疏不過慨賢輔之徑逝論甌卜之太
遽而 聖上疑以太過徑加斥罰况如臣之先已得
罪於新相者乎此臣之不可復進者四也無何擢拜
同副承旨蓋公於大論一意擔當不顧一身顛沛未
嘗一日忘懷既復入言地將又極言竭論袖中文字
傳播一世自 上亦外示眷注而實不欲復在言路
也公感激 恩遇黽勉供職而非其志也適值掌令
任徵夏言事被罪公上疏力救曰徵夏疏劈義理之

源頭臚逆賊之情狀實得清朝諫諍之體臣方躍躍而喜以為天心庶幾開悟大義因是可明不料聖上不特不賜開納乃反拈出其句語為凶黨藉口之資繼又特遞其職以助諸臣畏縮之心嗚呼殿下試觀今日景色以廊廟言則諸大臣引義決退鼎席一空廟務多滯以臺閣言則前日逐一言者今日遮一言者敢言之風益衰退縮之習滋長若是可以為國乎俄遮旋又拜序至右副每入侍多所獻替上亦傾聽一日遮席將罷上呼公使前下詢李天紀事公對曰天紀事臣去夏以問郎臺閣叅鞫見壬

寅鞫案則其所謂承服遲晚皆不明白多有可疑之端且聞其時傳說則天紀屢次毒杖之餘乃曰吾見汝輩之為逆云爾則凶黨輩勒以此謂之承服因此必欲劫捧遲晚之招其後連施毒杖終不遲晚仍即徑斃終不免追戮之慘天紀一人固不足惜凶黨之構成冤死諸人之罪案者一串貫來而於天紀固無別件成罪之事則今天紀之獨未蒙復官之典者豈非冤枉之甚且聖上所以伸枉諸臣者實無伸枉之意義若不一體復官不幾乎一魚渾池乎上頗是公言而猶未之從未幾以微事違罷叙拜靈光郡

直齋書目 卷十七
守至陛辭 上特賜對論以此非斥補予欲試之於外豈使父耶諸臣入侍者莫不灑然曰是汲淮陽故事也公拜曰敢不殫竭以本郡荒政有可變通者條列陳稟 上皆許施惠民甚大十月移東萊府使特勵廉操養威鎮邊尤以逃違 軒陛未畢匡救恒懷耿結丁未春引病圖逝蓋時事可虞欲早自處也七月羣凶得志必欲逞憾柳儼曹命教等啓請遠竄上始不許閱月乃允遂赴謫泗川居謫節度務從謹密嶺人多異類而爭來謁款感服歸正者頗衆辛亥量移泰安壬子又移德山與屏溪尹公鳳九隣居所

夕相從有道義講磨之趣甲寅特 教放還銓曹還擬喉司宿踐李宗白有侵斥語洪叅判鉉輔李獻納光運交疏辨其巧惡庚申除右副承旨以在外連而已拜江陵府使爲政並施恩威以鎮撫懲礪爲主民愛吏畏闔境稱頌值饑竭力經紀備穀累百石又大蠲月俸賑救五千餘口民無流散別以錢數百緡防給民役之大者至於官用雜俸多從減除一府感戴之辛酉御史金尚迪白地誣罷對吏得白邑子追慕逐面立石致去思之誠未幾除靈巖郡守引年適壬申除刑曹叅議疏辭不赴癸酉十二月二十八日考

直隸集 卷十一
終于餘羨舊第壽七十有八歲有和陶自輓三章聿
追西巖公絕筆一律人稱其正終氣象祖孫同揆云
公娶晉州柳氏郡守萬齡之女質羨有婦德浚得舅
姑喜繼娶豐壤趙氏都事尚佶女以孝友稱三娶晉
山姜氏士人渭鳴女有慈和之德豁達之識公之事
行多所內助公待之以益友并從公爵受淑夫人誥
子日曾省曾女適金漢三者趙夫人出守曾剛曾女
適任時慄者姜夫人出孫曾姑不盡錄公天稟敦厚
氣宇峻整性度寬重德器宏遠望之嚴威若難犯而
卽之則溫和可親少文多質言談舉止真率平夷若

不事修飾矯揉而其實持身處事必謹慎周詳絕無
罅漏一世咸推服其爲篤實君子人也其事西巖公
暨統制公誠孝出天終日侍側不離忠養之道服勤
之方一用內則節日遇疾病憂遑焦勞殫力醫藥竭
誠扶護或三月不解衣或連旬不暇食疾止猶不敢
退夜輒屢至戶外候其安寢然後退而假寐西巖公
至有詩稱謝丁憂哀毀踰制情文俱至殯窆祭奠一
從家禮少無未忤心者雖古之丁連無以過之孤露
以後以所事統制公者事季父朝夕參謁志物無違
遇仲弟至友不幸見其先死則以自已遠具移殮復

直齋集 卷十七
嫁娶其子女俾得成人成家以至族黨之貧不能葬
祭冠婚者亦多隨力顧助俾不失時被其恩者無不
感德沒齒雖崔孝芬柳仲郢亦何以加此哉其在朝
廷則尤有大焉以忠讜之性而得諫諍之職以直前
擔當盡言不諱為已任只知有義理倫常而不知有
利害禍福當 君誣未雪國賊追刑之時疏劄啓辭
數十所以為 聖躬辨誣討亂臣逆節者凜凜如秋
霜肅肅如烈日 至尊為之動色同列為之縮頸以
至輿僮下賤亦莫不向風慕義識君實而知司馬也
真直聲震朝廷矣苟使公言而得行則戊申庚戌乙

亥之變何自而作哉若是者直是可與漢朱雲唐義
方頡頏千古而無遜矣其豈不盛矣乎以故凶徒得
志仇怨次骨關弓下石靡力不極欲其死萬端以至
抉摘其郡邑瑣細欲以中傷而奈公之無可如何何
哉而 上雖未用公言知公忠讜故曲保而全之時
有思想欲見之教斯可以觀君臣之際矣余居相左
未嘗從公遊晚得一再接晤浚致莫助之愛後聞公
訃適對尹景平心衡為道驚愕之意相視噓歎今守
會君示以家牒托公之狀自惟事偉辭拙叵堪血指
而獨記嘗拜厚齋金先生先生以為乙巳討復正論

直菴集卷之十七
廟堂有丹巖閔俞臺閣有李令斯立為可敬重此法
門定評也斯盡之矣何事於他茲庸述而不作謹以
是復之庸備立言君子之財幸焉

直菴集卷之十七

